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鄂湘邊區勦匪總司令部印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
設沙市市政紀略

徐源泉編述

147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0123B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目錄

第一編 收復鄂中匪區

緒言

第一章 匪情

第一節 鄂中區赤匪一般之組織及地方匪化情形

第二節 進剿時匪軍之狀況

第二章 全省剿匪區域之劃分及中區剿匪部隊之調集

第一節 剿匪區域之劃分

第二節 中區剿匪部隊之調集

第三章 勦滅襄河北岸赤匪及實施清鄉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 目錄 一

第一節 分期進剿之計劃

第二節 瓦廟集之會戰

第三節 勦滅沔漢湖匪巢

一·沔漢湖形勢之概要

二·進剿之部署及經過概況

第四節 肅清襄河北岸及實施清鄉

第四章 收復襄河南岸匪區及清鄉

第一節 肅清荊河兩岸

第二節 勦滅洪湖匪巢及附近清鄉

第三節 肅清鄂中區全境殘匪及督練地方壯丁隊

結 論

第二編 收復鄂西匪區

緒 言

第一章 匪情

第二章 鄂西剿匪之部隊

第三章 進剿方略及部署

第一節 進剿方略

第二節 進剿部署

第四章 進剿經過

第一節 克復長灘河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 目錄

第二節 縮緊匪區

第三節 攻克苦草坪洗馬坪

第四節 攻克麻水鶴峯城進佔鄖陽關

第五節 清剿五峯松滋竄匪

一・匪竄五峯及兜剿部署

二・匪擾松滋新冶之磨盤洲及清剿經過

第六節 追擊湘邊夏匪

第七節 兜剿賀匪

第八節 西進追剿賀夏殘匪

第九節 匪犯利川及清剿經過

結 論

第三編 鄂中鄂西兩區兵工築路計劃及實施狀況

第一章 兵工築路之緣起

第二章 鄂中區兵工築路實施狀況（參閱附圖六）

第三章 鄂西兵工築路實施狀況（參閱附圖六）

第四編 沙市市政之建設

緒 言

第一章 建設經費

第一節 建設經費之籌畫

第二節 建設經費之保管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 目錄 五

第三節 建設經費之支配

第二章 建設工程

第一節 建築各段馬路之工程

第二節 建築環市土城之工程

第三節 建築要塞礮樓之工程

第四節 遷移市內荒塚之工程

第五節 建築公共體育場之工程

第六節 建築中山公園之工程

第七節 建築市場之工程

第八節 修理舊街道之工程

第九節 修理公共處所之工程

結 論

第五編 鄂西禁烟之成效

- 一． 禁種
- 二． 禁運
- 三． 禁售
- 四． 禁吸

圖

附圖一 鄂中匪區位置略圖

附圖二 收復襄河北岸後匪我位置略圖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 目錄 七

附圖三 完全收復鄂中匪區後清鄉部隊配備要圖

附圖四 鄂西區匪區位置略圖

附圖五 鄂西匪區肅清後部隊清鄉區域要圖

附圖六 第十軍兵工構築鄂中鄂西公路計畫要圖

附圖七 建設沙市市政圖

表

附表一 第十軍及參加鄂中區剿匪各部隊主官姓名一覽表

附表二 第十軍及參加鄂湘邊區剿匪各部隊主官姓名一覽表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政紀略

鄂湘邊區剿匪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徐源泉編述

第一編 收復鄂中匪區

又邊內亂漸仍，匪軍多數奉調北上，于是邊得樂敵隙隙，宣傳亦化，而一般無知之氓，復染煽惑，一經煽惑，奮然羣起，及庚十九年冬，內亂離平，而鄂省亦匪，實已浸淫坐大，成燎原之勢矣。本軍自十九年冬班師回鄂後，無日不在剿匪中，初，鄂東亦

收復鄂中鄂西匪區暨兵工築路建設沙市市

政紀略

鄂湘邊區剿匪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徐源泉編述

第一編 收復鄂中匪區

緒言

鄂省赤匪，自民國十六年清黨後，散伏四方，潛滋暗長，不幸，又適內亂頻仍，國軍多數奉調北上，于是匪得乘敝蹈隙，宣傳赤化，而一般無知之氓，復樂禍性成，一經煽惑，囂然羣起，及民十九年冬，內亂雖平，而鄂省赤匪，實已浸淫坐大，成燎原之勢矣，本軍自十九年冬班師回鄂後，無日不在剿匪中，初，鄂東赤

匪鄺繼勳股，勢甚猖獗，豫皖邊縣，時爲所陷，卽鄂東之黃陂黃岡勢亦岌岌，平漢交通，時被遮斷，本軍適於是時回鄂，乃以四八師全部，分途痛剿，匪勢稍挫，同時鄂中區則有段德昌汪洋李恨冰諸匪倡亂於洪湖，賀龍則盤踞于施鶴，旋至沔陽潛江監利石首公安等縣，相繼淪陷，襄河交通，漢川以上，逐段梗阻，大江航行，新堤以西，亦幾斷絕，所賴以維持者，僅三數武裝外輪耳，二十年春，本軍奉令進剿湘鄂川三省邊區之匪，因移師分溯長江襄河四上，數月之間，收復沔潛公監江石各縣，洪湖以平，以往匪區，雖未澈底澄清，但除賀匪逃竄房竹外，實已無入股捍匪，不幸又適四南構釁，是年夏，本軍復奉調長岳，所遺荆沙防務

，交由川軍接替，然川軍力薄，未能積極清剿，以是先之被擊潰者，復漸竄集，先之反水投誠者，自是感國軍之徵調靡常，失所保障，死灰復燃，反變本加厲，賀龍一股，亦由房竹乘機南逞，時更洪水爲災，飢饉之民，易被匪化，于是鄂中之匪勢，益加蔓延，會其時，豫鄂皖邊區之徐匪向前，（代鄭繼勳）率衆萬餘，傾巢而去，連陷英山羅田蘄水廣濟諸縣，國軍之被其擊破者，除各保衛團外，尙有郭汝棟趙冠英王光宗諸部，幾全覆沒，有卽出武穴溯蘄黃直犯武漢之勢，而賀匪時亦向東竄擾，一時有徐賀會師武漢之謠，故武漢人民一夕數驚，本軍因復奉調回鄂，分途進剿，收復蘄廣，迭克要隘，而蘄東洗馬畝之役，我四十一師丁治磐

旅與徐匪向前親率萬餘之衆，激戰四晝夜，卒使徐匪痛受挫敗，回竄金家寨老巢，一時不敢復出，賀段諸股，亦不敢向東滋擾，但當此時期，賀段之勢，實已滋長日甚，各地團隊，時被繳械，進剿友軍，亦多失利，以至裹脅日衆，被赤化者，難以數計，而槍械之多，除機迫不計外，僅步槍一項，已達兩萬餘枝，匪軍之擴充，竟成爲僞七八九三個師，及多數之游擊隊警衛團，社會人民，幾有談虎色變之慨，誠非少數兵力一擊而得殲滅之也，至其匪區之廣，大江以北，襄河兩岸，如漢陽漢川應城雲夢天門京山鍾祥江陵潛江監利等縣，除縣城及原有軍隊駐防之處得以僅免外，餘悉淪爲匪區，并利用襄河兩岸之沔漢湖洪湖，以爲巢穴，蓋

利其河泊縱橫，港汊紛歧，道路狹隘，形勢險阻，易于固守，國軍進剿，殊不易也，廿一年二月，奉駐鄂綏靖主任何令，本軍始專任鄂中匪區剿辦之責，時匪勢既熾，人心危懼，審情度勢，以爲防止蔓延，首宜遏其出路，然後毀其巢穴，以期根本剷除，按當時形勢，南有大江，匪欲超越較難，但北無關防，蔓延最易，因決先由襄河北岸入手進剿，堵匪北竄，并阻其東越雲孝與徐向前股連成一氣，以碍平漢交通，正當本此計畫逐步實施時，適總司令蔣，親蒞漢口，籌畫指揮，士氣益振，其間迭經漢川京應天潛江荊監沔諸縣境內之役，瓦廟集石河市錢家場橫堤張截港老新口直路河新溝咀周老咀朱河分鹽柳關，以及楊林關瞿家灣小

沙口峯口等處之激戰，沅江湖洪湖匪巢之搜剿，迄廿一年杪，凡歷十閱月，大小數十戰，匪中一切機關，始盡剷除，僞湘鄂西省府重要政治工作人員，俘斃殆盡，中區之匪，至是始告肅清焉，

▲第一章 匪情

※第一節 鄂中區赤匪一般之組織及地方匪化情形

鄂中區赤匪組織，屬於軍事者，有僞第三軍團，由賀龍率領，內含僞第七第八第九等三個師，僞七師長爲王一鳴，僞八師長爲段玉林，僞九師長爲段德昌，師各三團，另附警衛團一團，團各三營，另附機迫各一連，營各四連，連各三排，每連有步槍約八九十以至百枝不等，各師中以九師爲最強，槍數亦最多，蓋爲賀匪

原有之基幹所擴充也，其次有天潛沔獨立團，在襄河北岸，以沔漢湖爲根據，其襄北獨立團，潛伏於京鍾隨棗邊境之山內，各有槍千餘不等，爲汪洋李恨冰諸匪首所率領，又次有赤衛隊游擊隊少年先鋒隊等，僞第三軍團之各師，則用以對抗國軍，開拓匪區之用，獨立團則具有別働性質，設國軍進剿，僞軍團不能避免而作戰時，則以各獨立團負擔臨時之特別任務，赤衛隊少年先鋒隊游擊隊等，其性質則略如義勇隊，平時以之保護匪區內黨政工作人員，及任匪區之崗哨，其武器概多刀矛，戰時，則先驅此類毫無訓練之烏合爲先鋒，以之試探國軍強弱，匪軍則在後督戰，勝則匪軍收其功，敗則此輩死無算，其慘無人道類皆如此，此赤匪

軍事之組織及其作戰時大概情形也，至其黨政組織，僅鄂中區則有偽中央分局，中央黨部，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委參謀部，軍委政治部，軍委經理部，中央軍事政治第二分校，中央列甯學校，中央無線電台，湘鄂西省委會，湘鄂西省政府，湘鄂西軍委會，湘鄂西省總工會，湘鄂西經濟總會，湘鄂西政治保衛局，湘鄂西紅旗日報，洪湖兵工廠，郵政總局，殘廢休養所，幹部休養所，第一二四醫院，電話隊，工農日報等，省以下則有縣區鄉鎮等各级蘇維埃政府，遞次執行偽中央及省府之命令。此類機關，其組織頗臻嚴密，而所在地，皆極隱蔽，非在洪湖之各洲，即在沿岸之險要村鎮，如新溝咀周老咀朱河分鹽柳關瞿家灣區家老墩鄧家

廟等各要點，并築有堅固工事，苟無多數國軍，充分火器，及最大決心，殊不易蕩平也，其黨政工作人員之重要者，屬于偽中央分局及中央黨部之委員，有夏曦，蔣琪德，關向應，宋盤銘，賀龍，段德昌，萬濤等，餘如唐赤英，則爲軍委參謀部長，魯易爲軍委政治部長，徐廣才爲軍委經理部長，湘鄂西省委及政府主席團，則有楊光華周美桐崔琪彭之玉馬武馮中權賀龍段德昌李家萬等廿一名，其餘則屬于其他次之要匪黨黨員充任，此鄂中匪區黨政組織之大概情形也，惟其軍事黨政，組織既臻嚴密，故匪軍到處，人民隨之匪化，至爲可畏，此尤不得不急予芟除也。

※第二節 進剿時匪軍之狀況

鄂中區赤匪，既南以大江以北之洪湖，北以襄河北岸之沔漢湖爲巢穴，由此核心，如蠶食葉，逐漸滋蔓，擴大匪區，本軍進剿時，其被匪化區域，大江以北，襄河兩岸，如漢川沔陽潛江江陵監利鍾祥京山天門應城以及雲孝隨棗邊境，除縣城及原有軍隊駐紮之地，得以僅免外，餘皆被匪赤化，其僞第三軍團之各師，正流竄于襄河北岸，忽分忽合，或整或零，或大股明攻，或化裝暗襲，極狡詐飄忽之能，爲燒殺誘迫之實，其對應城京山兩縣城，尤所覬覦，屢經攻襲，以圖佔領，卒以我軍防範綦嚴，未爲所逞，推匪之所以必欲得應京兩城之故，約有二端，其一，應城向稱富庶，甲于襄北，果能佔領，不僅物質立可充分補充，而東出雲孝

，橫斷平漢路，以與鄂東鄺徐諸匪連成一氣，則直趨武漢，朝發可以夕至，其二，京山地勢險要，倘能佔領，用作根據，北跨隨棗，直趨豫境，既能擴大匪區，復可移轉國軍攻擊目標，避免洪湖沔漢湖兩巢穴之直接受攻，其用意至狡，迄本軍開始進剿時，匪尤在圍攻京山縣城，幸我進剿之計早決，未中其奸謀，否則，如洪水猛獸，將不知其所屆矣

▲第二章 全省剿匪區域之劃分及中區剿匪部隊之調集

※第一節 剿匪區域之劃分

鄂省匪情已如前述，非明目張胆攻城略地，即潛滋暗長，伺機暴發，以致全省水陸交通，時生梗阻，誠有遍地荆棘之概，駐鄂

綏靖主任何，因鑒于已往各處勦匪之無顯著進步，大多兵來匪去，兵去匪來，人民備受蹂躪之苦，國軍實有疲老之憂，爲澈底肅清計，因將湖北全境，劃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個清勦區，每區配備相當兵力，分期負責清勦，並委派區司令官，以統一指揮，屬于鄂中區者，爲漢口漢陽漢川沔陽京山天門潛江鍾祥荊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一十三縣，而匪情之嚴重亦實以中東兩區爲最，本軍則負中區清勦之責，二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奉 駐鄂綏靖主任何令，任源泉爲鄂中區司令官，所有第四十一，第四十八，第三十四，第四十四等師，及獨立三十七旅，新編第三旅，湖北警備旅，第三軍團特務團等部，統歸指揮調遣。

※第二節 中區剿匪部隊之調集

本軍奉令專負中區剿匪之責以前，元二月間，賀段諸股，勢益猖獗，襲佔梟市，第四十八師工兵營長蔣希琅陣亡，旋復攻擾應城，並蔓延至長江埠，我第四師派兵一旅，進剿無功，該旅張旅長於應城附近陣亡，因抽調本軍在鄂東之主力韓昌峻徐繼武兩旅次第加入進剿，未幾，第四師被調平漢路，另有任務，適是時第四十八師一四四旅（韓昌峻旅）由鄂東調到應城，繼續進剿，進佔梟市，遂將應梟間一帶之匪，次第殲滅，並解除京山之圍，嗣因梟市西南一帶，匪仍猖獗，我天門與梟市部隊，不能連絡，必須打通天梟之交通，方可阻止匪勢之擴大，正在計畫進行，而匪以

大部截我進路，發生激戰，旅長韓昌峻團長宗海山，均於天皂間道上陣亡，而新來增援之第四十四師團長張虎臣亦於皂市附近陣亡，遂退守皂市，至二月廿五日奉分區清剿之令時，第四十一師主力已調任沙洋鍾祥一帶之防，第四十八師之第一四二旅（徐繼武旅）及第一四四旅（黃新旅）則分集於皂市應城一帶，其他歸本軍節制指揮各部隊之位置，大概如左。

第三十四師駐沔陽縣城仙桃鎮一帶

第四十四師駐孝感花園安陸一帶其一部在應城

獨立三十七旅駐岳口彭市河麻洋潭一帶

新編第三旅駐天門一部駐應城

湖北警備旅駐蔡甸新溝其一部駐大冶

第三軍團特務團駐京山

第十軍特務團駐應城

以上各部隊，當時以匪勢猖獗，到處流竄，伺隙圖逞，而各部防地，均于進剿時爲堵截便利扼要之點，故令各部仍在原防担任堵截，防匪交竄，僅調四八師全部及四一師主力，集結天門皂市綫上，而令四十四師主力集結應城附近。以尋匪主力而進剿之。

▲第三章 勦滅襄河北岸赤匪及實施清鄉

※第一節 分期進剿之計畫

當時依匪情觀察，其主力已嘯聚於京山東南天門西北之龍泉鎮吳

堰嶺白馬廟五廟集戴家河石河市一帶，本軍爲迅速乘機聚殲以防止其擴大匪區，及再向東竄擾平漢交通，因決定部署，分期進剿，第一期先將該匪消滅于襄河北岸而肅清之，繼再清剿南岸匪巢，以期根除淨盡。

第二節 五廟集之會戰

依上述匪情及決心，因俟進剿各部之交防與調集，于三月廿八日始告終了，乃以第四十四師副師長華文選爲第一支隊司令，第四十四師欠（二二〇旅）屬之，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爲第二支隊司令，第四十一師之第一二三旅及第四十八師之第一四二旅屬之，其餘第四十八師之第一四四旅獨卅七旅新編第三旅（欠一團）等

部爲總預備隊，第一支隊經漢宜路北側，第二支隊經漢宜路南側，向瓦廟集前進，尋匪主力進剿，於三月卅日，我第一支隊進至瓦廟集附近，第二支隊進至戴家河附近，與匪接觸，乃於瓦廟集戴家河一帶，佔領陣地，因匪衆我寡，兩支隊遂被各個包圍，匪之兵力，計僞七八九三個師，加以赤衛隊等，人數約在三萬以上，槍約兩萬餘支，并以前此國軍屢次受挫，匪得補充新式兵器，及彈藥甚多，其火力之旺，攻擊之猛，爲向來剿匪所未見，蓋賀匪曾對匪衆宣言，此次將第十軍打倒，即可直達武漢，其逆謀之奢，可概見也，然我軍將士，亦深悉此次決戰，實爲安危所係，苟不將此匪撲滅，不特本軍無立足地，恐鄂省前途，不堪設想！

甚至牽動長江全局，故雖四面受匪包圍，後方交通斷絕，仍以堅忍勇毅之精神殺賊，由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五日，血戰七晝夜，中間匪犯接近，與之肉搏，日必數起，我第四十八師黃旅長新，及張團長習崇，均於此役受傷，但均爲安固兵心計，仍負傷任前綫指揮，士氣益振，奮勇力戰，斃匪無算，遺尸遍地，匪勢稍殺，而我被圍數日，給養彈藥均無由補充，亦甚危急，四月五日由第四十四師蕭師長之楚，率該師補充一二兩團，携帶給養彈藥等，由皂市向瓦廟集突進，源泉率四十八師第一四四旅及軍部李特務團，進至皂市，準備策應，當蕭師長進抵錢家場附近時，匪又分股將我蕭師長所率之補充團等包圍，然圍犯瓦廟集之匪兵，因之

稀薄，而我徐旅長繼武親率一部，獨守陣地，由張師長振漢華副師長文選，各率兵三團，將瓦廟集東側之匪圍衝破，至錢家場，因以將圍該處之匪擊潰，遂與蕭師長會合，復回向犯瓦廟集之匪夾勦，匪始不支，分散潰竄，賀龍率殘餘回竄襄河南岸之洪湖，段德昌仍留踞襄北，綜合是役，計斃匪約在五干以上，而受傷者尙不在其數，我兩支隊及補充一二兩團，統計傷亡亦在千名以上，獲匪槍約五千餘支，我各團槍械，亦有損壞，消耗彈藥幾及百萬，匪之消耗猶不止此，其歷年所得之於國軍之兵器及彈藥，耗於斯役殆盡，而肅清鄂中區匪患之成功，實基於此役，因匪被此次重創後，其戰鬥力，實已消滅過半也。

※第三節 剿滅沔漢湖匪巢

一、沔漢湖形勢之概要

沔漢湖位置於漢川境，北連應城，西接天門，南通襄河，周圍二百餘里，與中柱楊林楊腰五當三台老鶴張漢大松濫泥等湖，均相連通，沔漢湖其總稱也，湖中墩垸甚多，匪踞以爲根據，四出騷擾，其漢川應城天門境內，時被蹂躪，襄河交通，每致割絕，自民十七年以來，汪匪洋卽糾合匪衆盤踞於此，恃港汊紛歧，蘆葦叢生，國軍不便進剿，復於湖周圍險隘之處，構築工事，以資防禦，就中以湖南側之橫堤小里潭斗埠頭等處，工事最堅，蓋此數處，實爲渡襄河，與南岸匪區構通之孔道也。

二、進剿之部署及經過概況

賀段等匪，自在瓦廟集附近，被我擊潰後，乃施慣用之狡計，化整爲零，向京山潛江天門應城各境內，分頭逃竄，乘隙滋擾，一經跟追，卽化零分散，難尋追擊目標，我到匪早兔脫，大有以牛捕鼠之感，進剿二十餘日，至四月杪，雖每日稍有斬獲，終不能將匪澈底解決，日跟匪追剿之軍隊，常處被動，而經匪流竄之地方，多遭慘害，若不將匪穴搗除，流匪終難根滅，因是決心先剷除沔漢湖匪窟，爾後再清剿流匪，倘賀匪率衆來援，則以逸待勞，乘機全予殲滅，特定部署於五月一日下達各部隊命令要旨如左。

(甲) 進剿部隊

二，四一師張師長振漢，率四十八師徐繼武旅，及四一師之孟棠宣團，由應城經長江埠劉家隔漢川縣城隍港至分水咀，向橫堤小里潭進剿，佔領該地後，協同北面新三旅蔣作均部，清剿湖內匪窟。

二，新三旅蔣旅長作均，率駐應城之所部，及軍部李特務團，並四八師第一四四旅之趙景武曹毅兩團，分向桐塚集梅花港麻河渡之線進剿，肅清後，以主力集結梅花港，協同南面張振漢部，向湖內清剿。

(乙) 防堵部隊

一，四四師華副師長文選，以四四師辛明利王金鏞兩旅，及陳傳兩補充團，分駐柳河皂市龍王集等處，連絡駐應城之王何兩團，阻湖內之匪，向西北逃竄，倘段德昌，或連合賀龍，再由西面龍泉鎮永興鎮一帶來援，務不失時機，以逸待勞，予以痛擊而殲滅之。

二，蚌湖口至仙桃間襄河沿岸，由三十四師派隊堵截，蚌湖口經漢川縣至新溝間襄河沿岸，由湖北警備旅容景芳部堵截，以防匪交竄。

三，劉家隔至新溝沿河汊湖東岸，歸湖北保安朱明善團堵截，獨立第三十七旅，派有力部隊，由岳口向乾鎮驛，新三旅派駐

天門之薛團，向蘆家口兜剿，另購小汽划五隻，爲入湖搜剿之用，并備鉄甲小輪兩艘，在漢川仙桃間游弋，防匪南北交竄，定於五月二日開始動作。

依右記部署，於五月二日開始動作，各向指定地點進剿，我張師及蔣旅並朱保安團等部，逐日均有進展，將沿湖之東北兩面，及東南部匪巢，次第肅清，於是蔣旅長作均，以第四十八師之曹趙兩團，由梅花港入湖搜剿，而張師長振漢，則以牛樂亭任筱亭兩團，由徐旅長繼武率領，進攻橫堤，自率張習崇孟棠宣兩團，向小里潭進攻，惟以該兩處匪巢，三面臨湖，築有碉樓及堅固之防禦工事，爲沔漢湖匪巢之惟一根據地，由汪匪洋率部踞守，我張

徐兩部，當各以一部繞攻匪之側背，而以主力攻擊其正面。先以砲火極力破壞其工事，繼則全線向匪猛攻，前仆後繼，與匪短兵相接，肉搏三日夜，始將該匪擊潰，紛向西北逃竄，另有一部竄入湖內，匪首汪洋當在湖內就擒，旋即正法，所有匪巢內各種機關，悉予搗毀，計擊斃及落水淹斃之匪極多，生俘之匪千餘，訊據匪供守汴汊湖之匪，除汪洋所領之天潛沔游擊隊，及各處逃聚此處之赤衛隊警衛隊外，餘爲僞八師之大部，橫堤小里潭既經攻克，乃令張師各團，乘船分途入湖，先行肅清中柱糜攝彭公五隱等湖，及十屋台黃氏祠四屋台等處匪巢，蔣旅則由北面向南協剿，以肅清全湖，而特將西南之斗埠頭匪巢，缺而不攻，俾湖內潛

匪，任其逃聚於此，然後再轉移兵力。一鼓聚殲，自是連日搜勦，全湖各墩潛匪，猶復作困獸之鬥，憑險頑抗，幸我官兵，奮勇力戰。無不一以當百，火戰肉搏，凡歷七日夜之久，始將湖內各墩肅清，當場擊斃及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餘匪果紛向斗埠頭蔣家灣蘆家口等處匪巢逃竄，因於五月廿三日，復令徐旅長率該旅之牛任張三團，分由橫堤小里潭，向斗埠頭進攻，詎該處匪之工事，較橫堤小里潭兩處爲尤堅固，我徐旅長親至前方督戰，由廿三日晨迄廿四日夜，苦戰惡鬥，犧牲至巨，終以匪陣地之堅，火力之猛，未能得手，迨至廿五日拂曉前，當以一部向匪右側包圍，另以一部乘船出湖面向匪之陣地側擊，激戰至午後一時，匪

終憑險頑抗，我徐旅長因令各部佯退，以誘匪出擊，嗣匪竟出離陣地，向我反攻，我因乘勢猛攻，始將匪擊退，遂得佔領匪之第一道防綫，惟以當時誤觸地雷，我官兵傷亡三十餘員名，但士氣仍奮。旋復將匪之第二道防綫攻破，同時我左翼任團之由水道進攻者，已佔領易家台，向匪側擊，右翼之牛團，亦攻至匪之左側背，三面環攻，適四十一師孟棠宣團，亦由田二河攻佔李窠集四方台等處，匪恐後路斷絕，完全陷於包圍，恐懼異常，紛紛亂竄，我復乘勢追殺，所有守巢匪兵，幾全數被殲，其漏網幸逃者，均向蔣家場淨潭口方向竄去，自是沔漢湖匪巢，始告完全削平，計自五月二日開始進剿，以迄此時，將及一月，大小戰鬪，不下

數十次，斃匪約在兩千以上，獲槍亦在兩千餘支，據俘匪供稱，此次守斗埠頭之匪，除偽八師兩團之殘餘，並增有偽九師之第廿五團，及其他之偽獨立團數個，計匪自瓦廟集迄沔沔湖兩役，損失匪槍約在一萬以上，實爲賀匪由民十六以來所未有之損失。

兼第四節 肅清襄河北岸及實施清鄉

當本軍清剿沔沔湖時，偽七八九等師，除各以一部助守巢穴，其餘分擾各地，以期牽制本軍者，自是已又化零爲整，屢向花台柳河一帶進擾，以圖增援沔沔湖，以維護其襄河北岸老巢，但經華副師長率部迎擊，該匪日有傷亡終未得逞，知在襄河北岸，已無力與國軍對抗，遂復竄回南岸，固其洪湖老巢，並希圖補充整理

時適六月中旬，先是本軍於淮剿北岸之匪時，曾請由 綏靖主任何令二十一軍，（川軍）同時向襄河南岸洪湖匪巢佯攻，藉以牽制南岸之匪，當本軍在北岸已將匪主力擊破，匪正南竄，二十一軍之范紹增師，適於此時方到達江陵監利間之老新口附近，防範不周，被匪襲擊受挫，損失槍械甚多，於是匪勢復張，將原來之偽七八九三個師補充完全，復圖進擾北岸，由張截港渡河，再擾鍾京天應等縣境，本軍因復重定部署，除一面於各處酌留部隊辦理清鄉，督促民衆組織自衛外，乃以大部向天門皂市之綏以西，逐步清剿，適於此時我 總司令蔣，蒞漢督勦，鄂中區部隊，奉令編爲左路軍，主任何兼左路軍司令官，任源泉兼副司令及

總指揮職，並以第十三師調屬本路，參加勦匪，自是部隊單位增加，士氣益振，當卽稟承主任兼左路軍司令官何意旨，並參酌原擬進勦部署，擬定左路軍分期勦匪計劃，於七月六日給予各部隊第一期濟勦計劃如下。以蔦師長耀焯爲第一縱隊司令，第十三師屬之，蕭師長之楚爲第二縱隊司令，第四十四師（欠一旅及補充第三團）屬之，張師長振漢爲第三縱隊司令，第四十八師（欠二八六團）屬之，劉旅長培緒爲第四縱隊司令，獨立三十七旅屬之，第四十四師之一旅，及補充第三團，第四十八師一四四旅之二八六團，及第十軍特務團，湖北保安第一團等，爲總預備隊，令於天門京山境內，尋匪搜剿，經念餘日之久，至七月二十二日

，始將襄河北岸，完全肅清，時南岸之潛江，尙陷於匪區，而該縣城實爲匪南北交竄之根據，當此匪軍新潰，人心渙散，亟宜乘機進取，以爲我軍爾後轉進南岸清剿之據點，乃於七月二十三日，以第四縱隊劉培緒旅，協同第三縱隊之第四十八師，進攻潛江，佔領後，卽以劉旅駐守之，同時並劃區清鄉，俾收復各地，早告安定，以便移師轉進南岸，進行第二期清剿之任務，各部清鄉區域劃分之概要如次。

一，由白口鎮，沿漢宜路，經五廟集，吳堰嶺之綫以北，吳堰嶺至京山以西之綫，京鍾境內之清鄉，由第一縱隊担任，綫上各點屬之。

二，京山吳堰嶺瓦廟集石河市石家廟柳河桐塚之綫以東以北之清鄉，歸第二縱隊担任，其石河市至桐塚綫上各點屬之。

三，永隆河拖船埠泗港市之綫以東，柳河天門岳口之綫以西，漢宜路襄河間區域之清鄉，歸第三縱隊担任。

四，第四縱隊。担任潛江附近潛匪之搜剿及清鄉。

五，四十一師丁治磐旅，担任白口永隆河之綫以南，拖船埠泗港市之綫以西，襄河北岸之清鄉。

六，柳河市天門岳口之綫以東，柳河張家場劉家集之綫以南，劉家集蔣家場田二河麻洋潭之綫以西，襄河北岸之清鄉，歸新三旅之薛豫屏團，及該旅第二團之徐營担任之。

七，劉家集蔣家場田二河之線以東，（田二河屬之）鷄公洲分水咀之線以西，（鷄公洲屬之）沔漢湖襄河間地區之清鄉，歸該地保安朱明善團任之。

八，麻洋潭田二河脈旺鎮分水咀之綫以南（脈旺鎮分水咀屬之）地區之清鄉，仍歸第三十四師任之。

九，鷄公洲分水咀南河渡之線以東，劉家隔麻河渡之綫以南之區域內清鄉，由八十二師（即湖北警備旅改編）任之。

十，劉家隔麻河渡之線以北，（線上各點屬之）及應城附近之清鄉，由新三旅（欠第一團及第二團之徐營）担任之。

十一，以上各担任清鄉部隊，應迅速遵照施行，限八月十五日以

前，務各肅清本防區內之殘匪，以便進剿襄河南岸。

十二·京應天漢各縣政府，應各切實隨時協助部隊清鄉，並組成地方自衛團體，以期將來無國軍駐守時，亦能自衛爲要。

▲第四章 收復襄河南岸匪區及清鄉

兼第一節 肅清荆河兩岸

段德昌夏曦各股匪，自在襄河北岸，迭經挫敗，被我逼由白口馬良間，竄過襄河南岸後，時賀匪所率僞七八九三個師，傷亡逾半，已先期退過襄河以南，以數個獨立團編入補充，勉強仍爲三個師，竄踞於東荆河兩岸地區各匪巢，並以僞八九師殘部，在熊口龍灣一帶，向各方擾亂，誘我追擊，希圖保守其洪湖老巢，本軍

依據當時匪情，並爲兼顧北岸之清鄉，因以策定第二期肅清南岸，剷除匪巢之計畫，於八月上旬給予各部，以第一縱隊（第十三師）留駐襄河北岸，担任由白口至皂市漢宜路以北地區之清鄉，輔助地方，編練壯丁隊。組織自衛，該師至八月十八日奉令調鄂東後，襄河北岸，完全歸第四十四師担任清鄉，第二縱隊（第四十四師）亦留襄北，担任漢宜路以南，襄河北岸間地區之清鄉，輔助地方組織自衛，而以第三（三十四師四十八師獨三十八旅第十軍特務團）第四（第四十一師獨二十七旅新三旅）兩縱隊編爲左翼軍，由岳口渡河，推進南岸，担任清剿，另以第廿一軍之一二兩縱隊爲右翼軍，於東荆河西岸地區，任匪巢西側之堵截，並限

令我左翼軍三四兩縱隊於交防後，各向指定地點渡河集中，以便開始進剿，詎我各部，正在交防轉移集結間，而匪之僞八師數千，分兩路襲犯沙市，我右翼軍之郭縱隊，爲固沙市之防務，由周家磯西移，此時本軍爲策援右翼軍，免致被匪牽制計，所有原定進剿部署，不得不稍爲變更，特於八月十七日，命令第三縱隊各部，由岳口渡河，向沔陽宋新場白廟線上集中，向峯口府場攻擊，第四縱隊各部，由策口渡河，進至刁家廟場楊家場綫上，向瑤台場總口鋪拖船埠進攻，八月十八日，我第三縱隊四十八師由岳口渡河，旋於廿四日攻佔府場，三十四師佔領峯口，我第四縱隊各部，亦由策口潛江等處出動，攻佔總口鋪漁陽鎮拖船埠等處，

自是荆河東岸之匪，已被次第肅清，第右翼軍各部，迄未能如計劃依期進行，致荆河西岸，仍爲匪踞，自老新口經新溝咀周劉咀之綫。蜿蜒數十里，以達監利縣之朱河市，均有匪築之連續堅固工事，其僞軍委會兵工廠，及僞湖鄂西省府等均在焉。倘舍此不攻，則我進搗洪湖，匪必由此以襲我之後，因決移左翼軍之一部，先肅清荆河西岸，然後再進剿洪湖，當以第四縱隊之主力，轉由梅家咀渡過西岸，向南清勤，迄至八月三十一日，始將西岸完全肅清，而以新溝咀周劉咀兩處之戰爲最烈，查該兩處匪巢，各有防綫三道，工事極爲堅固，當我第四十一師及獨立三十七旅進攻時，匪憑堅頑抗，激戰竟日，末由得手，嗣由四十一師之芮勤

學旅，繞攻匪之側背，前後夾擊，匪始不支，紛向後退，我各部均乘勝急追，連得匪所築三道防綫，始將新溝嘴等處匪巢攻克，匪向瞿家灣潰竄，是役僞師長王一鳴，於胡家場附近督戰，僅以身免，擊斃僞團長楊祖民一名，匪尸遍野，縱橫約五百餘具，生擒僞主席魯易，僞團長王祖良，參謀長陳贛生，營連長以下及匪兵一千三百五十餘名，奪獲步槍九百七十餘支，僞七師廿一團全部繳械，其十九二十兩團，亦消滅殆盡，我官兵傷亡，僅四十餘人，查周劉咀爲匪之根據地，被我佔領後，遺棄僞公文圖書印刷品極多，其僞機關遺跡，有省軍委會，總工會，互濟會，軍官第一二分校，經理處，軍械處，縣市鄉區政府，及所屬各會大小機關

甚多，其軍醫院尙遺傷匪千餘名，並有電話網體育場俱樂部等設備，泉於是日親赴新溝咀一帶視察，慰勞各軍，荆河西岸匪巢，因以悉平。

兼第二節 剿滅洪湖匪巢及附近清鄉

荆河兩岸，既告肅清，乃以第四縱隊之蔣作均及劉培緒兩部，留駐於策口潛江漁陽鎮，及新溝咀周劉咀等處，辦理清鄉，搜剿附近潛匪，而以第四縱隊之四十一師，及第三縱隊之四十八師，轉向東進。清剿洪湖附近，及其以北之柳家集瞿家灣小沙口等處匪巢，九月一日以來，我第四十一四十八兩師，均各有進展，沿途搜剿。斬獲至夥，迄至九月十一日，我第四十一師已攻佔朱河柳

家集之線，而我第四十八師則已將沿途匪巢肅清，由瞿家灣經汊河口轉進至新堤附近，泉亦於是日到達新堤，於是綜合各方情報，洪湖北部之匪，經我清剿後，其殘匪，一股潛匿湖內。一股逃聚於朱河東南之王福三橋舒家皖，及白螺市一帶附近，又洪湖東側毗連之大同大沙等湖，及其西北之沙湖鄭道湖一帶，均有匪之散股盤踞，以上各處潛匪，係偽七師警備師之殘餘，偽八師之第廿二團，及偽游擊隊警衛大隊獨立團等，人數約共萬餘，槍支約在五千人以上，乃將各部隊重新部署，於十二日給予各部隊命令，入湖清剿，當以第三縱隊之第三十四師，於西流河附近，向南清剿沙湖太陽腦鄭道湖一帶之匪，四十八師之徐繼武旅，乘船由新

關口進入洪湖，由東向西，搜勦湖內曾家墩高家老各墩及洪湖全部，四十八師之黃新旅，乘船由新灘口，經江泗口，黃蓬山，進入洪湖，並將沿湖兩側之大沙大同湖內各墩掃清，該縱隊之第三十八旅，則任洪湖西南側螺山市附近地區之堵擊及清鄉，其第四縱隊之四十一師，以一部由朱河入湖，協同第四十八師徐繼武旅，掃清洪湖西南部，該師主力任洪湖西北兩側地區之堵截及清鄉，獨立第三十七旅，及新三旅兩部，仍任周劉咀新溝咀，及潛江策口等處之清鄉，九月十三日，我第三四兩縱隊之進勦各部，開始動作，分別乘船入湖進剿，凡經八日夜之血戰，迄至九月二十日，始將洪湖全部及附近各湖，完全肅清，經過戰鬥，以我第四

十八師黃新旅各團，於進剿霍家地邱家墩作頭溝宋家墩，及徐繼武旅各團進剿張家坊高家老墩等處匪巢，爲最激烈，當我徐黃兩旅長率部進剿上列各匪巢時，適連日風雨大作，兼以滿湖蘆葦叢生，而匪復於各該處水內，預設木椿竹柵，並有匪兵監守，汽船不能通過，經派隊登陸，水陸夾擊，次第破毀，始得通行，我黃旅長於作頭溝附近，忽遇匪之烈寧號鉄甲兵艦一艘，向我礮擊，同時作頭溝守巢匪兵，亦以步機槍對我猛射，當經黃旅長一面督同各船官兵，奮勇還擊，一面以多數小划，携帶炸彈機槍，逼近匪艦，將其包圍，匪始不支，紛乘小划逃竄，當將其兵艦奪獲，匪巢搗毀，而我徐旅長亦於高家老墩張家場等處，與匪激戰多時

始將攻克，並於高家老墩附近，擊獲匪船多艘，內有兵工廠工匠多人，據供賀匪自知不能存在，預將兵工廠解散，其機器及經修理已成與未成槍砲，均投入湖中，綜計是役，所有守湖匪部，幾全被消滅，偽廿二團全部繳械，其他落水死者，不知其數，生俘偽湘鄂西軍委會經理部長徐才廣，工會組織部長吳春芳，偽省府財政部主任吳清澄，偽湘鄂西省主席馬武，諜報科長孫華堂，經理處長陳文進，及段匪德昌之妻母子女，又段匪之妹段舞仙，並伊夫偽廿二團團長龍容，其他偽政治工作人員工匠匪兵船夫等，不下兩千三百五十餘名，救出肉票五千四百餘名，獲迫擊炮四十九門，機關槍七十四挺，步馬槍兩千八百三十餘支，無綫電機

五部，電話機五十餘部，馬六十五匹，兵工廠一所，醫院三所，內總院一，分院二，俱是新建洋樓，規模宏大，設備完全，總院可容傷兵五千餘人，分院可各容三千餘人，唯時尙有傷病匪兵三千餘人在內，未及逃脫，並獲大小匪船五百餘隻，其他偽機關工會等多處，均經破壞焚毀，自是賀匪經營多年之巢穴，根本剷除，惟以是時洪湖境內，赤化民衆，與一部分未逃出之匪區工作人犯，及未遑携逃之軍械物品等，尙隱匿湖中，或投擲水內，更有乘隙竄逃，由夏曦王一鳴等匪首，裹脅成股，潛逃於江陵監利界內，希圖死灰復燃，又王匪炳南，有竄白露湖西岸沙崗張金河一帶，希圖合股之逆謀，本軍爲乘機消滅，夏曦王炳南兩股餘孽，

以完成鄂中區勦匪任務計，乃將洪湖沿岸劃區清鄉，並限於九月二十六日以前，一律搜清，以便以主力西進清剿，於九月二十一日給與各部隊任務，暨清鄉區域如左。

一，第四十一師附新三旅之薛豫屏團，担任小沙口三官殿龔家場毛家口汴河頭朱河市潭子口，周綫區域內之清鄉，（綫上各點屬之，惟三官殿龔家場不含，）

二，獨立第卅七旅，担任老新口新溝咀周劉咀龔家場三官殿府場唐家場拖船埠總口舖，周綫區域內之清鄉，（綫上各點屬之，）

三，獨立第卅八旅，担任潭子口朱河市東江湖白螺磯螺山市，周

線區域內之清鄉，（潭子口朱河市東江湖各點不含餘均屬之）
四，第四十八師一四二旅，（徐繼武旅）担任小港黃蓬山葉家台
新堤界牌螺山市，周線區域內之清鄉，（黃蓬山螺山市兩點
不含，餘均屬之，）

第一四四旅，（黃新旅）担任小沙口汊河口鄭道湖瑄璠湖珂
里灣黃蓬山小港，周綫區域內之清鄉，（小沙口小港兩點不
含，餘均屬之，）

五，新三旅（欠薛豫屏團）担任策口老新口拖船埠朱磯市周綫，
襄河南岸荆河東岸區域內之清鄉，（策口朱磯市兩點屬之，
餘不含，）

六，彭河市對岸朱磯市唐家場府場三官殿之線以東，小沙口鄭道湖瑄瑤湖之綫以北，襄河南岸之清鄉，由第三十四師担任之。

兼第三節 肅清鄂中區全境殘匪及督練地方壯丁隊

洪湖匪巢及沿湖附近殘匪，均經我軍次第肅清，因以第四十八師之徐繼武及黃新兩旅，並三十八旅之一部，西進清剿監利西北之白露湖，及沙崗汪家橋一帶之夏曦王炳南兩殘匪，該兩股殘餘約二千餘人，惟此時賀龍又率其殘部三千餘人，已流竄至京山鍾祥以北，與隨棗毗連地帶，希圖死灰復燃，而爲最後之掙扎，本軍爲乘該匪喘息未定，迅予撲滅以清餘孽計，乃復以第四十四師

，獨立三十七旅，獨立三十四旅，及五十一師之王甲本旅，（按王甲本旅，及三十四旅羅啓疆部，均於九月下旬，臨時奉令配屬指揮，）令歸蕭師長之楚指揮，專任清剿京山以北之賀匪，而以其餘之第四十一師，新三旅，獨立三十八旅，（欠一團）及三十三師之一部，並新七旅李宗鑑等部，（新七旅及三十三師均係臨時配屬協同清鄉，）劃分區域，分別担任長江以北，漢川應城京山白口以南，鄂中區地境之清鄉，由九月二十七日，以迄十月上旬，我各部均在分別交防與轉移中，並各搜勦沿途潛匪，斬獲甚多，十月三日，我第四十四師蕭師長之楚，率該師之王金鏞陳永于兆龍三旅，及五十一師之王甲本旅，向六房咀之賀匪進勦，匪

不支，向大洪山方向逃竄，經我各部奮勇跟追，至大洪山附近，激戰多時，匪死傷逾半，獲槍千餘支，賀匪復率其殘餘，連夜經由石板河附近，折向西竄，我陳于王各旅，復乘勝窮追至二百餘里乃止，沿途斃匪六百餘名，獲槍亦在五百餘支，賀匪率其殘股僅約千人，向西北方向狼狽竄去，時正十月十日也，十月十一日，我第四十八師之徐繼武及黃新兩旅，亦進至徐李家場余家埠黃老潭孟蘭淵之線，當將附近之殘匪驅逐後，續向前進，尋匪追勦，至十月十五日，於沙崗華橋場附近，將匪擊潰，紛向浩子口方向竄去，復經我四十一師駐紮該處之芮勤學旅堵擊，將匪完全消滅，於是以三十八旅之李顯宗團，進入白露湖，以肅清湖內零匪。

，自是鄂中區襄河南北兩岸赤匪，經已完全削平，惟潛匪餘孽，難免不到處潛伏，因令各部厲行清鄉，並督率人民，組織壯丁隊，以圖自衛，自是天門應城潛江沔陽監利江陵鍾祥京山各縣，壯丁隊紛紛組織，放哨捉匪，非常忠勇，因之中區各地，得漸安定，十月廿九日，奉 總司令蔣電令，重行劃分各軍防區，自襄樊經武安太平街漳河口張家渡至江口線上，及以東，統歸第十軍担任清勤，乃於十月三十一日，重行擬定本軍各部清鄉區域，並令各向指定地點進駐，三十一日給予各部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第四十一師丁治磐旅，進駐襄樊，派一團分駐宜城，兼顧武安，芮勤學旅兩團酌情分駐鍾祥沙洋荊門建陽驛等處，辦理

各該處附近之清鄉。

二，第四十八師徐繼武旅，分駐潛江熊口龍灣浩子口丫角廟等處，對於白露湖北側地區，負責清鄉。

三，第四十八師黃旅長率兩團進至荊州，對於后港什迴橋岑河口等處，派隊分駐。清剿長湖及三湖一帶潛匪，餘一團進駐郝穴，辦理白露湖西側地區之清鄉。

各部隊奉令後，次第移動，惟荊門當陽一帶，自張連三部移防後，又有少數殘匪，及魏老么股，出沒滋擾，而此時荊沙一帶，二十一軍部隊，又須急待入川，因令第四十八師徐繼武旅，先往接替荊沙防務，並令該旅清剿積匪魏老么股，經由該旅將魏匪誘至防

區以內，予以繳械，匪首魏老么陳秉鈞及以下匪徒一百三十餘名，均經訊明正法，隱患除矣，泉率軍部及直屬部隊，於十二月二十日，由岳口進駐沙市，分佈新防，而鄂中區剿匪任務，遂告完成。

結 論

查鄂中區之匪，其初，蔓延不爲不廣，勢焰不爲不張，往時國軍進剿，每認爲必先擊滅巢外之匪，然後蕩平匪巢自易，誠屬至理，然其結果，每不能如所預期，反常爲匪算，蓋匪情至狡，飄忽靡常，其行軍力極強，並利用赤化民衆，爲其偵探，故每避實而不與我接觸，又常利用機會，施行暗襲，至使國軍欲戰不能，欲停不得，結果匪之實力未減，彼之巢穴依然，此無他，是皆每處于被動地位，故反受其制，夫匪巢爲匪之根本，其中心之匪首在焉，一切偽政治發動，由此而出，其軍械等亦常由此補充，即匪之各方通信，亦莫不以此爲總匯，此而剷除，赤匪亦與土匪等，

充其極流寇而已，况我搗其巢穴，巢外之匪來救，則我逸匪勞，主客異勢，不救則巢穴既失，無所憑依，殲除自易，本軍惟鑒及此，故於受命之初，審慎周詳，力求癥結所在，以是進勦襄河兩岸之匪，均先破其巢穴，而匪亦卒以回救之故，一變向來與國軍賓主勞逸之勢，此本軍進剿收效之總因也，假使沔沔湖匪巢不除，則襄河北岸，無法肅清，而襄河南岸，更不能進勦，又若洪湖匪巢不平，匪仍得而憑藉，其一切通信指導補充，均能照舊，則雖有時受挫，然其根本無傷，仍可掙扎，今茲洪湖巢穴犁平，湖內殘匪，經我三四兩縱隊極力搜勦，捕獲淨盡，其重要匪首，均經先後就擒，一切偽組織偽機關，亦經分別搗毀，縱有漏網，爲

數極少，賀兩段匪，所率殘部，雖有千餘人，然以巢穴已失，無所憑藉，不得不狼狽北竄。因是鄂中匪區，遂得完全肅清，至於股匪消滅後，督率地方民衆，組織壯丁隊，實行保甲制度，亦爲切要，蓋鄂中區自民廿一年冬收復後，迄今仍能保持安定，而未重見匪患者，卽係當時鼓勵民氣，組織壯丁隊，搜查匪類，守望相助，所收之效也。

第一編 收復鄂中匪區結論

第二編 收復鄂西匪區

緒言

第二編 收復鄂西匪區

民國二十一年冬，本軍先後攻克荊漢湖洪湖，收復襄河南岸各縣，鄂中匪地方，已告安定，旋奉 命以第十軍移駐襄樊宜沙等處，以資防範，並勸導鄂西一帶匪徒，自願投誠，或願率眾歸順，自在中軍，因被本軍追迫，旋由京山鍾祥間，向豫陝邊境遠竄，行動無蹤，沿途焚劫地方團體，及貧苦民衆，勢又漸熾，至二十二年春，下竟沿川鄂邊境，得無國軍駐防之處，竄至鄂西之恩施宣恩五峯等縣，依險據守，宜傳亦化，以爲新根據地，時其槍數，約

第二編 收復鄂西匪區

緒言

民國二十一年冬，本軍先後攻克沔漢湖洪湖，收復襄河兩岸各縣後，鄂中區地方，已告安定，旋奉 命以第十軍移駐襄樊宜沙等處，劃區清鄉，搜勦鄂西一帶潛匪，時賀龍夏曦兩匪首，自在中區巢穴盡失，憑藉毫無，乃率其殘匪千餘，槍約千枝，向北流竄，因復被本軍追迫，旋由京山鍾祥間，向豫陝邊境遠竄，行動極速，沿途襲繳地方團槍，及裹脅民衆，勢又漸熾，至二十二年春，竟沿川鄂邊境，擇無國軍駐防之處，竄至鄂西之恩施宣恩五峯鶴峯等縣，依據險塞，宣傳赤化，以爲新根據地，時其槍數，約

增至四千，頗有滋養生息，伺隙而動之樣，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蔣，於廿二年夏，命源泉兼任鄂西勦匪總指揮，繼又特派源泉爲鄂湘邊區勦匪總司令，節制鄂湘邊區各軍，專司督勦鄂西赤匪之責，至是本軍除以少數部隊，兼顧鄂中區之清鄉外，當以主力西進，擬具圍勦計劃，分令各部，於六月上旬，開始動作，源泉亦親赴施南督勦，先求緊縮匪區，以期一鼓聚殲，永絕根株，惟匪性狡獪，避實乘虛，時或化整爲零，避免國軍進擊，或東奔西突，誘我士卒疲勞，加以施鶴山陬，樹木叢雜，峻嶺綿亘，絕壁懸崖，隨處皆是，有時匪在當面，言語可聞，然欲到達其地，途須經日，古稱蜀道難行，有如登天，蓋即指此間道路而言，益以賀

匪生長湘西，凡湘鄂邊境，羊腸小道，皆所熟悉，以是我軍進剿，備極困難，經兩月之久，未收全效，所幸官兵用命，不畏艱險，再接再厲，旋迴追逐，與匪大小激戰數十次，至十月間，卒將鶴峯石灰窰麻水紅土溪黑洞一帶匪之新巢穴，次第搗毀，匪區之組織，亦經完全破壞，賀夏失所憑依，始率殘餘僅千人，分股逃竄，惜乎道路艱難，聯絡不易，鄰省友軍，未能適時堵截，以致仍復脫網，流竄於川黔邊境，然而鄂西境內，自此完全收復，地方安定矣。

▲第一章 匪情

賀龍自在鄂中區，迭受重創，根據已失，逃竄豫陝邊區，復經川

鄂邊境，竄踞鄂西，時賀匪仍充偽三軍團指揮，兼偽第九師長，盧東昇任偽八師長，葉光吉任偽七師長，夏曦任偽政治主任，並另有警衛團等，其實力增至人約五千，槍枝略等，惟子彈缺乏，自竄抵鄂西後，即流動于巴東恩施宣恩五峯鶴峯來鳳咸豐利川諸縣境，如金菓坪，金鷄口，鄖陽關，班竹園，箭垣，花菓坪，紅土溪，官店口，中渡口，水沙壩，石灰窰，麻水，椿木營，太平鎮等處，當地民衆，均被赤化，並于各要點構築堅強工事，而以鶴峯縣城爲總巢穴，山中人民，大都知識簡陋，不勝其威迫利誘，雖中止之流，尙知自好，然皆潔身遠避，至于貪污之十劣，則利用以殺人放火，爲所欲爲，以是該匪竄踞未久，被其赤化者甚

衆，使非進剿迅速，則以鄂西地勢之特殊險阻，人民之易受麻醉，禍害所屆，殊不可測也，

▲第二章 鄂西剿匪之部隊

民國廿二年四月，奉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蔣令 源泉兼任鄂西剿匪總指揮，并規定湖北保安隊張剛部，新三旅蔣作均部，及湖南劉運乾指揮之六十二師李國鈞旅，暨石澧兩縣團隊合組之第一支隊，龔仁傑部，及新三十四師周燮卿旅合組之第二支隊，統歸調遣，旋奉 特派爲鄂湘邊區剿匪總司令，負責進剿鄂西赤匪，此時本軍除第四十一師駐防襄樊老河口沙洋，及荊鍾當遠等縣，第四十八師駐防江陵沙市潛江宜都松滋宜昌，及軍屬特務團駐防

岳口天門沔陽仙桃等處，分別搜剿各地潛匪，督練各縣壯丁隊，協辦保甲清鄉外，其餘歸臬指揮調遣之部隊位置，如左所列。

湖北保安團，駐恩施宣恩崔家壩花萼坪熊家岩一帶。

新編第三旅，駐巴東秭歸，正向野三關大支坪一帶推進。

獨立三十八旅，駐郝穴公安石首申津渡沙道觀一帶。

湘軍第一支隊，駐石門桑植磨崗隘南北墩一帶。

湘軍第二支隊，駐桑植龍潭坪苦竹坪一帶。

三十四師一〇〇旅，駐沔陽監利一帶。

三十四師一〇二旅，駐嘉魚新堤一帶。

▲第三章 進剿方略及部署

※第一節 進勦方略

依據當時匪區形勢，及担任進勦各部隊現駐位置，因決先取包圍姿勢，一面將匪區逐漸縮緊，期先搗其巢穴，毀其組織，使失根據，一面嚴堵各要隘，使匪不能向外流竄，完全殲滅于該地區內，以免其他地方，再受蹂躪。

※第二節 進勦部署

基于右之方略，決定進勦節次，因于六月一日，給予各部隊分期進勦之計劃如左。

※第一節次

一，第一支隊劉運乾部，以有力之一部，推進至南北墩白菓坪三

路口五里坪線上，防堵賀匪向東南逃竄。

二、第二支隊龔仁傑部，以有力之一部，進佔鶴峯城，協全湖北省保安各團，夾剿椿木營太平鎮毛坪一帶之匪，並以餘部配置於桑鶴邊境，防堵賀匪向湘西流竄。

三、湖北保安團張剛部，（共三團）以一部於恩施宣恩綫上，防堵賀匪西竄，主力協助第二支隊進佔鶴峯城，將毛坪石灰窰椿木營水沙壩一帶之匪肅清後，續剿紅土溪官店口中渡口一帶之匪，並將水沙壩紅土溪官店口中渡口之綫，確實佔領。

四、新三旅蔣作均部，現在大支坪野三關之第一第二兩團，以一部進佔桃符口野三河，任清江河沿岸之堵截，（野三河中渡

口間之堵截，由湖北省保安團担任）主力推進至鹽池枝柘坪之綫，並將該綫附近之潛匪肅清，該旅駐秭巴一帶之第三團，担任長江沿岸之防堵，

五，第四十八師第一四二旅牛樂亭團，担任長陽都鎮灣等處之防堵，第一四四旅徐元崇團，集結宜都，策應牛團，第一四二旅張習崇團，及第一四四旅曹毅團，集結荊沙，準備依情況協同獨立第卅八旅，防勦賀匪東竄，所有牛徐張曹各團，均歸徐旅長繼武指揮，

六，獨立第卅八旅潘善齋部，以一部配置於漁洋關，向五峯道上堵截，主力集結於西齋劉家場附近，準備賀匪東竄時，迎頭

痛擊，

兼第二節次

二，第一支隊，以南北墩至五里坪之部隊，推進至灣潭柳家坪清水湄土地壩綫上，縮小匪區，並堵匪南竄，

二，第二支隊任務，與第一節次同，惟須以進駐鶴峯城部隊之一部，推進至燕子坪，俾與第一支隊聯絡防堵。

三，湖北保安團，確實肅清中渡口官店口紅土溪水沙壩一帶附近殘匪後，迅以一部推進至下白沙尋木嶺附近，協同新三旅向鄖陽關夾勦，其駐恩施宣恩之一部，仍在原線上，担任堵截，並切實協助地方保安隊，辦理清鄉。

四，新三旅以進至鹽池枝柘坪線上之隊部，向金菓坪金鷄口鄔陽關等處進剿，並將各該處確實佔領，其駐柿巴之第三團，仍任沿江防堵，并辦理後方運輸勤務。

五，徐旅長繼武所指揮之牛團，以一部推進資邱，餘在都鎮灣長陽等處堵截，徐元崇團仍集結宜都，準備策應，其餘張曹兩團，集結荆沙，爲預備隊。

※第三節次

經第一二兩節次之進剿，能於匪區內將股匪完全消滅時，則以後清江河南岸桃符口金菓坪金鷄口鄔陽關之線以西，（線上各點屬新三旅）燕子坪鶴峯城石灰窰之綫以北，（線上各點屬第二支隊）

歸湖北保安各團担任清鄉，灣潭燕子坪鶴峯城石灰窰官恩之綫以南，（含綫上各點惟官恩城屬保安團）歸一二兩支隊担任清鄉，清江河以北，及桃符口金菓坪金鷄口鄔陽關之綫以東，石板溪河坪灣潭之綫以西，歸新三旅担任清鄉，其石板溪河坪灣潭之綫以東之清鄉，歸第一四二旅牛團担任之，如股匪未經消滅，則必滋竄圖逃，其竄走方向，未能預料，茲將防匪向任何方向竄逃，除遣剿部隊應跟踪追擊外，其担任堵截及迎剿之部隊任務，規定如左。

一，灣潭燕子坪峯鶴城及迤西毛坪一帶綫上之堵截，歸第一二兩支隊任之，恩施官恩獅子關一帶綫上之堵截，歸湖北保安團

任之，其灣潭燕子坪石灰窰宣恩之線以南地區之迎擊清剿，歸第一二兩支隊任之。

二，石板溪鹽池至野山河清江河沿岸之堵截，及清江河北岸之迎擊搜剿，歸新三旅担任。

三，匪如經子良坪煖水街劉家場東竄時，由獨立第三十八旅担任迎擊，并由徐旅長指揮之部隊，協同夾擊，務於公安以西地區，將該匪完全消滅。

四，資邱至宜都間之堵擊，由徐旅長指揮之各團任之。

注意

(一)匪股內部糾紛甚多，人心渙散，且彈藥缺乏，戰鬥力薄弱，

此時盤据山地，惟恃道路艱險，大軍不便進剿，期在苟延殘喘，我進剿部隊與匪接觸時，切勿爲地形艱險，及匪衆吶喊所眩惑，如能沉着應戰，無論匪衆若干，定能將其擊潰。

(二)山地內協同聯絡，不易確實，各部隊均須具有獨立作戰之決心，並須依情況，不失時機，力求援應友軍。

(三)進剿各部隊所最感困難者，惟行軍與後方交通及物質之輸送，各進剿部隊，務須輕裝，並每兵應備三日份携帶給養，非至必要時，不得食用，同時對於連絡運輸，須妥爲籌備。

(四)山地內通訊連絡，既感困難，欲期補救，惟有各部確守預定出動之時日，與到達之地點，始能得動作之協同。

(五)各部隊開始進剿，及實行清鄉時，應與當地保安隊，協力合作，藉作嚮導。

(六)湖北省保安團，及新三旅兩部，深入匪區進剿，責任較重，該兩部有切取協同之必要，應彼此互派連絡參謀，以期協同容易，連絡確實。

(七)各部隊受到本計劃案後，務即妥籌進剿之準備，但開始動作之時日，另行電達。

(八)如因匪情變化，本計劃必須更改時，屆時另電知照。

(九)本計劃案所示地名，以湖北十萬分一軍用地圖爲根據，惟查該項地圖，測繪頗欠精確，關於各地之方向位置，及道路交

通情形，各部隊務於實地再加調查，勿爲所誤爲要。

▲第四章 進剿經過

※第一節 克復長灘河

上項計劃下達後，旋即分電各部，開始動作，按照實施，而賀匪見我各部隊向鄂西運動，偵知向其兜勦，因以先發制人手段，於六月九日，以僞九師及僞警衛師匪衆約三千餘名，向宣恩縣之韓家坪保安隊襲擊，賀龍並親率一部，由宣恩東南之長灘河西岸抄襲，當經我張指揮官剛部之張鄭兩營馳援，匪初頑強異常，抗戰歷八小時之久，但我張鄭兩營，猛力進擊，卒將匪擊潰，向長灘河東岸高山一帶逃竄，遂將長灘河克復，是役斃匪約三百餘名。

獲槍一百七十餘支。

崇 第二節 縮緊匪區

賀匪既負嵎山地，憑險頑抗，且行動甚速，每避實就虛，此擊彼竄，爲防其向東北外竄計，當令第四十八師第一四二旅之牛樂亭團，以一部速進都鎮灣，主力在長陽，以防賀匪由此渡江北竄，泉爲督剿便利計，特於六月九日，率總部人員，由沙市出發，十日到達宜昌，據張指揮官剛電報，賀龍率匪大股，竄椿木營石灰窰一帶，其一部竄中間河，并將其鶴峯老巢之餘槍，發給民衆，組織赤衛隊，同時在紅土溪等處，構築工事，企圖苟延。當即電令湖北保安團，仍在長灘河獅子關宣恩恩施，迄崔家壩原防綫上

，防匪滋竄，並竭力偵匪主力所在，及其企圖，新三旅主力，暫在大支坪野三關線上，防匪北竄，并準備一切，待命前進，獨立第三十八旅，以一團以上兵力，進至五峯，餘向漁陽關及迤南湘邊之綫推進，第一四四旅第二八七團，（徐元崇團）限二十日集結於長陽，到達後，以一部進至都鎮灣，第二八三團（牛團）全部，推進至資邱，并竭力向毛坪石板溪枝柘坪方向搜索，打破匪區組織，縮緊匪區，泉於六月十七日赴巴東，十九日由巴東向施南續進，途中迭據電報，各部均遵令向匪區推進，至二十日到達施南，得悉保安團新三旅及湖北第十區保安隊等，連日向匪進剿，均有斬獲。

※第三節 攻克苦草坪洗馬坪

賀匪自襲犯長灘河，被我保安團擊潰後，又分股向獅子關會門口二門口鐵廠坡一帶襲擾，同時以其一部，散佈於恩施迤東之前坪場一帶，一面牽制我兵力，一面企圖突破我宣恩陣地，得以自由向咸豐來鳳境內逃竄，但經我保安團張剛部堵截迎擊，卒未得逞，七月二日，賀龍又親率匪衆，向我恩施迤東之新渡壩麥子塘等處奇襲，意圖遮斷我施巴間交通。截我後方接濟，又被我新三旅駐大支坪之第一團擊潰，該匪屢圖頑逞，均未得手，實我官兵，均能用命之故，七月九日，據報賀匪知我潘徐等部，已由五峯竄邱之綫，着着進逼，勢成包圍，又圖西竄，斯時爲迅速將該匪殲

滅於恩官境內計，因更令第三十四師第一〇二旅姜宏謨部，派隊接替漁陽關西齋劉家場等處潘旅防務，俾潘旅得全部推進，協同一致進剿，時湘軍第一支隊，正在南北墩五里坪線上，第二支隊可于十五日集結桑植附近，二十日以後，該兩支隊計可向鶴峯及其東西地區進展，乃令各部均向匪區進逼，給予命令之要旨如左。

- 一，保安團主力集結於宣恩後。須於十一日向椿木營長灘河洗馬坪之綫推進，尋匪主力搜剿。
- 二，新三旅主力，集結於野三河後，須於十一日佔領棉羊口戰場壩官店口一帶，與張剛部確取連絡，協同進剿。

三，徐繼武旅之牛樂亭團，須於十五日以前，推進至枝柘坪，徐元崇團主力，隨同推進至毛坪附近，以策應之。

四，潘善齋旅主力，須於十五日以前，進至河坪，但徐潘兩旅到達預定地點後，即協同向金莫坪金鷄口鄖陽關一帶匪區進剿，並須確取連絡，互相策應。

七月十日據報，賀匪親率匪衆，竄擾麻水，其僞七九兩師，則散於洗馬坪長灘河附近，其僞教導師，則往來於麻水洗馬坪之間，游擊示威，斯時我沙刀溝方面，兵力薄弱，爲防匪向西南乘隙竄逃計，遂電湘軍兩支隊，迅以主力，向沙刀溝鶴峯之綫推進，以備堵截，七月十三日，僞七九兩師各一部，共約千餘人，佔據苦

草坪，當經我張指揮官剛，親率蔡王兩團，及特務連，將其擊潰，該匪紛向洗馬坪方向竄去，我張指揮官仍率部跟追，匪即糾合偽七九兩師殘部，及偽警衛團，約二三千人，佔據洗馬坪西端高地，頑強抵抗，幸我官兵奮不顧身，肉搏數次，激戰終日，匪以傷亡過重，卒不能支，紛向東南方向散竄，遂將洗馬坪完全克復，是役除奪獲步槍百餘支，刀矛無算外，斃匪約三百餘名，屍滿山谷，賀匪因偽七師師長葉光吉，作戰不力，在白岩坳將葉槍決，以上兩役，實予匪以極大之損害，平定鄂西，實基於此。

※第四節 攻克麻水鶴峯城，進佔鄖陽關。

賀匪自苦草坪洗馬坪等處，被我張蔣兩部擊潰後，即竄踞麻水老

巢，並散佈於椿木營紅土溪石灰窰等處，另一股嘯聚沙道坪，旋向觀音坪方向竄去，又夏曦率匪千餘，佔據鶴峯城，並組織少年先鋒隊等，希圖掙扎，七月十二日，經我湘軍第一支隊朱樹勛之保安團，攻克鶴峯縣城，匪又紛向麻水潰竄，因令各部隊向之包圍，俾再縮緊圍剿，期將殲滅於鶴峯以北，宣恩以東之地區內，遂於七月十五日，令湘軍第二支隊龔司令仁傑，迅以主力推進沙刀溝，蔣作均旅進抵戰場壩官店口之第一第二兩團，迅向紅土溪石灰窰一帶威力搜索，相機協同保安團夾剿，張剛部保安各團主力，由獅子關洗馬坪綫上，向椿木營三眼井之線，繼續推進，并向麻水石灰窰等處進剿，徐潘兩旅於河坪枝柘坪，取得聯絡後，

即協同向金葉坪鄖陽關一帶進剿，但各部仍須詳細偵察，步步爲營，勿爲匪算，迨至十八日，蔣張兩部，逐漸向匪區近逼，探得紅土溪及其附近小衙門廟埡子一帶之匪，爲僞第九師之一團及赤衛隊，共約千餘名，其踞守石灰窰之匪，係僞七九兩師之各一部，共約二千餘衆，該匪憑險扼守，勢均頑強，自十八日開始攻擊，至廿三日，迄未得手，廿四日，我蔣作均旅第一團官兵，極其奮勇，不顧一切，力圖接近，用炸彈短兵，終日猛攻，卒將該匪擊潰，先後克復紅土溪石灰窰等處，繼復乘勝將椿木營攻佔，該匪迭失根據，傷亡甚衆，均紛退麻水老巢，又經蔣旅第一團跟踪追剿，按麻水地勢天險，益以工事堅固，匪衆憑險頑抗，企圖最

後掙扎，該團長薛豫屏，督部分途覓路猛攻，雖傷亡相繼，毫不畏縮，卒將匪陣地轟燬，佔領該地，匪紛紛潰竄，遂將麻水完全克復，時在七月三十一日，是役共斃匪百餘名，生擒三百餘，獲槍二百四十餘支，其他龍堂坪花場子等處之匪，亦被我保安團擊潰，張指揮官剛率部，由沙道坪續向觀音坪進剿，又鄖陽關把指木一帶之匪，共約七八百人，我獨立第三十八旅之潘春霆團，將把指木之匪擊潰後，續向鄖陽關進剿，金菓坪之匪爲偽教導團，經我徐繼武旅之牛樂亭團，將其擊潰後，牛團亦續向鄖陽關夾擊，匪遂不支，紛紛回東散竄，遂將鄖陽關完全克復，時在七月二十九日。

第五節 清剿五峯松滋竄匪

自六月上旬開始進剿，至七月下旬，經我進剿各部官兵，不避艱苦，踴躍用命，卒將鶴峯附近匪區，次第克復，尤以洗馬坪麻水兩役，匪勢大挫，惟湘軍兩支隊，以道路困難，運輸不便，未能按期到達指定地點，以致麻水鄖陽關擊潰之匪，分股流竄，賀匪率僞八九兩師，於八月三日，經沙刀溝向來鳳咸豐兩縣交界之末子溝上洞坪水塘一帶竄擾，夏匪率僞七師，竄擾於鶴峯東之清水湄燕子坪等處，因令張剛部保安團，由沙道坪經板寮高羅之綫，向西竄之賀匪追擊，湘軍第二支隊主力，向來鳳李家河推進堵剿，駐鄖陽關之徐繼武旅，向尋木嶺熊虎坪一帶推進，堵擊燕子坪

之夏匪，惟匪情狡詐，自受巨創後，專一避戰，乘虛襲擾，時我第一支隊，久未到達，致使夏匪踏隙東竄，連陷五峯松滋，幸我荆沙公藕一帶，控制多兵，仍得適時堵擊，再予巨創，茲將剿辦此股經過，概述如左。

一、匪竄五峯及兜剿部署

夏曦率領僞七師，於八月五日以一日夜行一百數十里之速程，突向鶴城朱際凱團猛襲，該團猝不及防，遂爲攻破，被繳去槍械一百餘支。旋該匪假湘軍服裝旗幟，沿湘鄂邊境東竄，至十九日，混入五峯境內，該縣民團，誤認爲湘軍，開門揖賊，匪之狡計得逞，五峯縣城，遂被襲陷，繳去團隊槍械百餘支，據報後，當即

電飭潘善齋旅，由鄖陽關附近，馳回追剿，該匪乃向漁洋關移竄，杏駭匪先後繳去五鎗兩隊團槍共二百數十枝，實力驟增，時鄂南湘北匪氛正熾，爲防其東竄桃花山老巢，以與贛匪合股計，因令第四十八師駐沙市之第二八五團，以孫繼德營，調集宜都，準備側擊，并給予其他各部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徐繼武旅，仍在尋木嶺鄖陽關一帶，嚴防賀匪續向東竄，并向清水湄箭壩方向，漸次擴大清剿區域，掃除餘孽。

二，潘善齋旅，回援五峯，到達五峯後，暫行停止，對於五峯以南要點，務須派隊佔領，嚴防匪向西回竄，該旅之張樹人營，仍駐漁陽關扼堵。

三，第三十四師姜宏模旅，迅以兩團兵力，或向西齋敖家咀，或向石子灘何家潭等處，探明匪踪，依情況向東竄之匪，猛力迎擊殲滅之，所遺藕池石首一帶之防務，調該旅駐北岸之一團來接，以厚兵力。

四，以上各部，均須取機動方式，或遇匪，或尋匪，均須乘機痛擊，萬勿固守一地，任匪自由活動，致遺後患爲要。

二十二日，夏匪約千餘人，被我潘善齋旅跟踪追勦，又由漁洋關南側，移竄劉家場，當卽令第四十八師駐荊州之第一四四旅第二八六團，（曹毅團）於廿四日乘船至羊溪登陸，經告化橋土地嶺斯家場，向西齋劉家場方向搜索前進，與第三十四師姜旅部隊夾

勦東竄之匪，廿四日我第二八五團之孫繼德營，到達宜都。探得由漁洋關南側東竄之匪，係夏曦與盧東昇所率領，人約一千五百餘，槍枝齊全，並有手槍三四百枝，自動步槍四十餘枝，機關槍三架，賀匪之妹及子均在內，其到漁洋關附近時，曾招農工開會多次，意在另組新匪區，並有一股分竄覃墨庄，當即令宜都孫繼德營，進至漁洋關，騰出原駐漁洋關之潘善齋旅張樹人營，向覃墨庄跟匪追擊，同日第四十八師曹團長毅，率部到達羊溪，即向松滋舊城進佔，第卅四師姜宏模旅王志強團，進佔西齋，王兆瑞團正由公安向西齋續進，期俟各部隊連絡後，一鼓而殲之，當夏匪東竄至劉家場附近，賀匪則西竄李家河板栗園一帶，東西隔絕

，爲防護兩匪合股，並予以各個消滅計，遂於二十五日，令張剛部迅即推進至板寮高羅綫上，向李家河板栗園一帶之賀匪進剿，徐繼武旅在鄖陽關之部隊，竭力向鶴峯游擊，嚴防賀匪東竄，第三十四師姜宏模旅主力，到達西齋後，即向劉家場之夏匪進剿，潘善齋旅以一部留防五峯，其餘迅速東進，先至漁洋關，然後相機向劉家場方向，連絡姜旅，夾擊夏匪，倘該匪向湘境逃竄，則竭力向南壓迫，並就近通知常德劉支隊長飭屬截擊，第四十八師曹毅團及孫繼德營，統歸曹團長指揮，由北面松滋舊城及漁洋關之線，向劉家場方向，協同第三十四師姜旅，對匪兜剿，期將夏匪消滅於劉家場附近。

二、匪擾松滋新冶之磨盤洲，及清剿經過

二十五日我姜旅長宏模派兵一營，由西齋向劉家場方向遊擊，並以一團由申津渡經河市茶菴子，向劉家場進剿，詎匪已先夜逃竄，於二十五日拂曉，攻陷松滋新冶磨盤洲，繳去保安隊步槍三百餘支，縣長江文波遇害，查磨盤洲三面環水，僅西北着陸，其失陷之故，緣江縣長於前兩日曾召集四鄉紳董，開政務會議，夏匪事先得息，派多數匪探混入城內，而縣府竟未覺察，及二十五日拂曉，匪之大股驟來猛襲，內外相應，遍地槍聲，於是保安隊及公務人員，張皇四散，束手繳械，本部得訊，當夜即令第四十八師駐宜昌之第一四四旅，抽兵一營，星夜乘輪至古老背登陸，經

白羊至董市，以與原駐江口第二八四團之一營連絡，堵匪渡江北竄，并令第四十八師駐沙市之第二八五團張團長習崇，率領該團兩營，及直屬部隊，當夜乘輪赴沅市登陸，經沙道觀，向磨盤洲之匪進剿，二十六日晨，各部均已到達地點，遂由張曹兩團及潘旅之潘團，分途向磨盤洲進剿，先時我曹團於二十四日到達羊溪時，即通報松滋縣長，詢問匪情，並告以該團擬經過之路線，及進剿任務，該縣署人員告傳令者，謂未發現匪情，其顛預殊甚，否則當無此失也，及該縣既陷，匪去後，於其傳達室檢得曹團通告，猶未啓封，行政機關之疲玩，於此可見，二十六日，我張曹潘各團到達磨盤洲，據民衆報告，該匪於二十五日陷城後，當夜

卽他竄，因令張曹潘各部，迅速偵察匪踪，與姜旅連絡兜剿，二十七日，該匪竄至楊林市，當夜并以迅雷手段，向我姜宏模旅駐西齋之王團猛襲，幸王團警戒極嚴，未爲所逞，次日該匪見王團勢孤，繼續攻擊，并以四面喊吶，故示眩惑，以期取勝，一面由正面佯攻，一面沿楊家河向兩翼包圍，幸王團沉着應付，堅持不動，至二十八日午後，適我曹毅團由斯家場趕到，出匪不意，予以痛勦，是役斃匪四百餘名，我曹王兩團，各得匪槍一百餘枝，匪不支，紛向敖家咀及湖南邊境逃竄，旋經我王潘張曹等團，分別跟追堵勦，匪乃竄往湖南澧縣之大堰壩王家廠一帶，又經我湘軍第一支隊羅效之團擊潰，紛向子良坪方向逃竄，惟該匪狡詐百

出，爲防其乘隙回擾，因令潘姜兩部，於西齋劉家場一帶，竭力偵察匪踪，相機追勦，潘旅在漁洋關之部隊，嚴密防堵，張習崇曹毅兩團，暫回磨盤洲沙道觀等處集結，協助地方辦理善後，并搜勦附近潛匪。

※第六節 追擊湘邊夏匪

夏曦股匪，自磨盤洲竄出後，沿湘邊流竄，有仍回鶴峯附近，與賀匪合股之企圖，八月三十日，竄至槐市附近，經我湘軍第一支隊駐王家廠之歐陽海甸團堵擊，匪復遭損失甚鉅，狼狽經古城崗乾溪灘向茅坪方向潰竄，時該支隊之羅效之團，適尋匪至王家廠子良坪太平街等處，遂躡匪尾追，三十一日，至太平街，復將該

匪擊潰，匪退梅子埡，佔據險要之山隘，頑強抗戰，卒賴羅團官兵，奮不顧身，衝鋒多次，再予擊潰，是役斬獲甚多，自此該匪分股逃竄，其較大之一部，由平東泥市竄往江平河，九月二日，由大小金洲經長坡，向灣潭逃去，我羅效之團在南北墩一帶堵截，同時泉並電第一二兩支隊，分途迎擊堵剿，迄九月四日，匪鑒我各部，形成兜剿，遂間道經走馬坪向鶴峯交界之燧鑿方向急竄，因復電令潘善齋旅，經漁洋關五峯，聯絡第一二兩支隊，沿湘邊，尋匪追剿，予以肅殲。

參第七節 兜剿賀匪

賀龍一股，自夏曦率偽七師於八月中旬東竄後，即率偽八九兩師

，流竄於湘鄂西邊境，化整爲零，八月廿二日，竄至宣恩鶴峯桑植三縣交界之莫家台雪落砦等處，時我張剛蔣作均兩部，仍向該匪尋追，湘軍第二支隊龔仁傑部之周燮欽旅，則於湘邊堵擊該匪，但匪極狡詐，時忽化零爲整，廿四日該匪見我張蔣各部及周燮欽旅，同時兜勦甚急，又復化整爲零，散竄於宣恩來鳳咸豐等縣交界地區，其主力則竄踞麻陽砦臥犀坪板栗園一帶，似有以比較富庶之宣來咸利等縣，爲活動區域之企圖，惟子彈缺乏，抵抗力弱，時其人槍均約二千有餘，騾馬共百餘匹，據俘匪所供，最初騾馬甚多，每於給養無處掠劫時，則以牲畜代食，然終日不得一飽也，廿八日，據報賀匪竄踞清水塘龍潭司石人坪苟耳石一帶，

賀匪及其偽軍部在龍潭司，二十九日，匪大股復佔大吉場，並分股向梳桿堡芭蕉場竄擾，另一股經小關向大岩壩滋蔓，我張指揮官剛因率部向小關方面進剿，九月二日，賀匪又鑒於我張剛部追剿甚力，惟湘邊部隊較爲單薄，乃率全股，經李家河向石牌洞方向逃竄，似有竄回桑鶴邊境老巢之樣，我第二支隊之周燮欽旅，因亦由李家河向石牌洞跟踪追擊，張保安團由高羅經沙刀溝向莫家台搜剿，並防堵賀匪回竄，迄至九月七日，據報該匪由毛家壩向東竄去，其企圖未明，爲防該匪沿湘邊東竄，與夏匪合股計，因令第三十四師姜旅駐劉家場煖水街之兩團，在原綫上防匪東竄，並對覃墨庄子良坪方向，及其以南地區，嚴密偵查匪踪，相機

進剿，並令該旅之第三團，由公安推進至西齋附近，以備策應！徐繼武及蔣作均兩部，仍在鄔陽關至麻水綫上，及清江南岸現在之防區，嚴防股匪回竄，並搜勦潛匪，舉辦清鄉，編練壯丁隊，組織保甲，獨立第三十八旅潘善齋部，即在五峯漁洋關兩處集結補充，張剛部保安各團，於高羅沙刀溝綫上，湘軍第二支隊周燮欽旅，於葉家渡李家河綫上，協全防堵，勿使賀匪再向西竄。

第八節 西進追剿賀夏殘匪

賀龍夏曦，自施鶴匪巢被毀，赤區組織打破後，於七月間，分東西兩股逃竄，滋擾於湘鄂邊境各地，經我進剿各部隊，分途追剿堵擊，夏匪一股迭受重創，經大小金洲向西逃竄，窺其流竄方向

，似懼被各個擊破，圖與賀匪合股，或竄回老巢，而賀匪一股，則流竄於來鳳咸豐利川等縣境內，察其逆圖，似又利用險隘，造成赤化新區，其餘各處潛匪，亦均蠢蠢欲動，如利川之神匪，勢既猖獗，而長陽北境，又發現冒稱抗日軍之股匪，雖經相繼撲滅，但萑苻遍地，到處潛滋，爲迅速殲滅賀夏殘股，以免流竄滋擾，死灰復燃計，因擬定繼續清剿計劃，於九月十日，給予各部隊命令之概要如左。

一，第三十四師，以一團及師直屬部隊之一部，留駐新堤朱河監利，維持洪湖南西兩面防務，（洪湖北側之沔陽峯口一帶防務，則由三十七旅之一團接替）以兩團分駐藕池公安西齋一

帶，以三團進至漁洋關五峯，担任五峯灣潭之綫以東地區之清鄉，並準備隨時西進策應潘善齋旅。

二，徐旅長繼武所指揮之牛徐兩團，向西推進，接替清江南岸官店口紅土溪水沙壩石灰窰麻水一帶，現新三旅所担任之防區，（徐旅後方交通綫，可以巴東爲兵站基地，向前輸送，應預與新三旅接洽籌備之。）

三，新三旅俟將清江南岸防務交替後，即以主力推進施南，接替保安團防務，並準備由施南向西出擊，以一部任施南巴東間連絡綫之掩護。

四，保安團交畢施南防務後，除以一部任宣恩之防外，應齊集主

力，以厚追剿兵力，但首應連絡湘軍，尋賀匪踪跡，猛力追剿，切勿停頓，致匪有重組赤區之餘暇。

五、獨立第三十八旅，在漁洋關附近補充後，即連絡湘軍羅效之團，沿湘鄂邊境，尋賀匪竄踪，竭力西追，務將該殘股殲滅，任務達成後，推進鶴峯以西，協全保安團兜剿賀股。

九月十日，夏盧殘股，分途由金庄坪銀市坪苦竹坪等處，進犯桑植，同時賀龍亦率匪股，竄至堰埡朝梓灣等處，桑植縣城危急萬分。我湘軍第二支隊龔司令仁傑，因飛電周燮欽旅，由李家河星夜回援，十一日晨，賀夏連合，突以四千餘衆，攻陷桑城，旋我龔司令督部，協全該縣團隊，將桑城克復，周旅亦已到達，是時

匪已向廖家村方向潰竄。十三日，我龔司令率部追剿，匪經泥塔湖茨岩塘向石牌洞莫家台方向逃竄，當即分電張保安團及徐蔣兩旅，於沙刀溝鶴峯迄箭壩一帶，嚴密堵截，防匪再向鄂境回竄，並電龔司令繼續追剿，同時電潘善齋旅於南北墩走馬坪一帶，向匪迎擊。十六日，匪果被我潘旅在南北墩預爲設伏之部隊，迎頭痛勦，予以重創，是役計斃匪二百餘名，俘匪三百餘名，獲槍三百餘枝。十七日，賀匪因繞道向來鳳咸豐方向逃竄，夏匪則向北竄，晝夜奔突，行動極速，我各部因後方接濟，追送不及，種種顧慮，未能跟追，因將九月十日已發計畫，略予變更，暫將已收復之匪區，切實辦理濟鄉，組織民衆自衛，同時以建制完整之一

部，專尋匪踪追剿，以期逐漸將散匪消滅，九月十九日，給予各部隊命令要旨如左。

一，獨立三十八旅之潘李兩團，於現達位置，即進至鶴峯南渡江五里坪一帶，連絡走馬坪南北墩等處之湘軍，搜勦附近一帶散匪，並堵股匪再向東北兩方回竄，其潭灣清水湄土地壩留駕司天心砦太平鎮之綫及以南鶴峯境內，均由該旅担任清鄉。

二，徐旅之徐牛兩團，接替蔣旅雙土地紅土溪石灰窰麻水一帶防務，紅十溪石灰窰各置一團部，該旅部駐雙土地，所有留駕司天心砦以北，新塘箭平場椿木營之綫及以東地區，皆歸該

旅担任清鄉。

三，新三旅，應以一營接宣恩之防，一營掩護巴施交通，主力集結施南附近，準備向利川方面搜剿，並于新塘箭平場椿木營之線以西，長灘河鐵場坡之綫及以北地區，担任清鄉，組織民衆。

四，保安各團，將宣恩防務交替後，全部集結板寮高羅沙刀溝之綫，向來咸利等縣交境處，尋匪踪追剿，勿使匪於上三縣境內，有組織赤區餘裕，同時並應協助地方，組織民衆，倘匪北竄利川，該保安團兵力不敷分配時，則依當時情況，由蔣旅抽部，出施南向利川協勤，但該保安團屆時務須扼要堵截

，勿使匪再由板寮沙刀溝之線及其附近東竄。

五，龔支隊之周旅，於來咸境內，協同張保安團尋匪搜勦，并防匪滋竄湘境。

六，三十四師之姜宏模旅，仍在五漁一帶，辦理濟鄉，并防匪東竄。

賀匪自桑城被我龔司令仁傑督部擊潰後，復於南北墩走馬坪一帶，被我潘旅痛勦，二十一日竄至宣鶴交界之馬王壩，經上洞窰及覃家坪一帶，分股遊竄，圖襲永順，旋該匪偵悉我陳師長渠珍派隊星夜往援，二十九日，又乘隙回竄咸豐縣屬之黑洞，以五古坪爲根據，該處一帶，山勢險隘，利於防守，該匪特又增構工事，

徵集糧秣，大演戲劇，追悼陣亡之匪衆，騷擾及於毛壩紅椿溝濫泥壩一帶，並張貼標語，有進犯利川縣城之企圖，至於夏曦殘股，則自十七日由走馬坪竄擾鶴峯縣城及九峯橋一帶，我潘善齋旅跟踪追勦，新三旅薛豫屏團亦準備出擊，該匪旋率大股，南竄桑境洞家關，企圖進犯桑永兩縣，時桑城僅朱際凱一團，兵力薄弱，二十一日，夏盧分竄梅家山五里橋洪家關等處，向桑城猛撲，朱團以衆寡不敵，退出桑城，陳師長渠珍即令龔司令仁傑率部馳援，並令周燮欽旅出來鳳折回，向官壩杉木村側擊，二十二日，即將桑城收復，匪向水獺鋪空殼樹一帶奔逃，我龔司令督部追剿，朱際凱團在空殼樹堵截，雙方夾擊，激戰一晝夜，匪受巨創，

因紛向慈利邊境之官地坪潰竄，我龔支隊仍跟踪緊追，匪因而又回竄桑屬之龍潭坪，經苦竹坪大木塘五道水西北方，似有竄入咸屬黑洞，與賀匪合股之企圖。當令我龔司令仍繼續追剿。並擬以蔣作均張剛兩部，各派隊用迅速手段，出施宜線上進剿，使匪不能合股。及或回竄施鶴老巢，因令三十四師以姜旅推進走馬坪南渡江九峯橋之綫，担任鶴峯以東地區之堵截，該師餘部酌爲配備五漁及西齋公安一帶，獨立三十八旅推進至鶴峯太平鎮莫家台沙刀溝之線，担任鶴峯及其以西地區之堵截，並以先達鶴城之部隊，速抽一部，進駐太平鎮，以便徐旅之牛團，由石麻向西推進，新三旅薛團之兩營，向施南集結，其現駐石麻之杜營，可俟牛團

到達後，向施南歸還建制，至紅土溪雙土地等防，由第十區保安隊担任，徐旅長繼武率徐團移集施南，牛團俟潘旅部隊到達太平鎮交防後，取捷經至宣恩城集結，準備協同張保安團，堵截黑洞方面之匪，十月二日，我潘善齋旅之潘春霆團，接近鶴峯，時鶴城尙爲匪踞，因於是夜十二時，由石龍洞出發，經九峯橋，乘拂曉時，先以一營出匪措手不及，襲入鶴城，斬獲甚多，並生擒偽湘鄂西省政府主席兼偽七師政治主任陳培印一名，餘匪追至唐家坪，散匿山中，遂將鶴城收復，再夏匪於十月九十兩日，由石牌洞李家河經兩河口獅子關莫家台等處，東竄打火廠楊家壩一帶，并自稱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主席，同時并有宋曉春股匪，盤踞於

桑鶴交界之苦竹河，徐煥然股匪，出沒永鶴永桑毗連之五道水岩屋口大木塘等處，號稱匪中遊擊赤衛等隊名義，鼓動愚民，爲害地方，因令新三旅第二團開赴團保寺，以堵賀匪北竄，張剛部現駐高羅之兩團，以一團開赴沙刀溝，準備防堵，同時以高沙線上部隊，向兩河口莫家台方向迎剿，以防匪復向莫家台以北沙道坪洗馬坪等處竄擾，潘善齋旅之潘團，以到達鶴峯之部，抽隊向太平鎮迎剿，並堵匪再向北竄，十三日，盤踞紅椿溝黑洞一帶之賀匪，因被我新三旅第二團向利川方面推進壓迫，其大股移竄黑洞以南地區，至于紅椿溝附近，僅佈零星散匪，黑洞五古坪一帶，係本地土匪唐萬鵬，爲賀龍收編之一股，當時爲殲滅該匪計，惟

有一面封鎖鶴峯東西地區，使匪不得向施鶴區內老巢回竄，一面以有力部隊，出施宣綫，向利川來咸各縣搜勦，俟鄂境匪患肅清後，再搜剿鄂湘邊區之餘匪，因令徐繼武所部之徐元崇團，向施南集結，牛樂亭團，向宣恩集結，潘善齋旅任鶴峯至沙刀溝一帶之堵剿，並以有力之一部，進駐沙刀溝，龔司令仁傑現駐桑植及茨岩塘上河溪石牌洞一帶之部隊，嚴防桑鶴邊區之夏盧等殘股回竄，並指定張蔣兩部，專作追勦部隊，其運動基準如左。

一，新三旅之運動基準。

1，第一團之第一第三兩營，於十六日由施南出發，進駐團保寺，限十八日到達，其第二營於十六日暫接施南城防，俟

徐旅之徐團到施，然後歸還建制，第二團全部於十六日進駐利川縣城，其第一二兩團統歸薛團長豫屏指揮。

2，該兩團於二十日，由團保寺利川綫上，開始進剿，第一團經毛曾壩，向紅椿溝推進，第二團經大塘兩會口石堰塘，向黃泥塘推進，到達紅椿溝黃泥塘線上時，即連絡向黑洞方向搜剿，并防匪向利川咸豐以西之境界逃竄。

二，湖北保安各團運動之基準。

1，現向上下壩太平鎮追剿之王團，與潘旅部隊連合後，即協同開回沙刀溝，爾後保安各團，除留一部暫任宣恩城防外，須將王蔡兩團及胡團之主力，於廿日以前，集結於高羅

沙刀溝線上，準備進剿。但王團之駐莫家台部隊，應俟潘旅接防後，方可移向高沙一帶集結。

2，保安各團，於廿日開始由高羅沙刀溝出動，分兩路經臥犀坪大岩壩大吉場，及上峒坪清水塘苟耳洞，向巽洞方向，尋匪搜剿。

十月十四日，我獨立三十八旅之李團長顯宗，率部西進，擬往莫家台接替保安王團之防。是日辰刻達唐家嶺東端，偵悉有匪之獨立團在太平鎮，偽政府赤衛隊等在毛壩，該團長以機不可失，即督部分途進剿，一部逕向太平鎮，一部經波頭龍潭坪老岡嶺，繞攻毛壩，午刻進至官甲坪時，與匪接觸，匪初憑險頑抗，激戰數

小時，該團官兵奮勇猛撲，卒將匪擊潰。其踞太平鎮之匪，經雷家嶺向南潰竄，毛壩之一股，紛向官岩山石門岩諸方向分途逃竄，是役斬獲二百餘名，擊落肉票五十餘人，獲槍四十餘支，該團即經太平鎮向莫家台，接替王團之防，王團亦即向沙刀溝推進，十月十五日，我姜宏樸旅，由暖水街西齋兩處，分途向九峯橋五里坪南渡江，及洗馬坪灣潭等處，堵匪東竄，十六日，夏盧兩匪，因我在莫家台沙刀溝李家台一帶之部隊，防堵極嚴，復竄往桑鶴邊境之黃遠坪烏鴉河一帶，我龔司令仁傑已率部追剿，同時遂電令我獨立廿八旅在沙刀溝莫家台之李團，及在太平鎮莫家台一帶之潘團，一致堵擊，時賀匪大股，又竄踞黃泥塘紅椿溝夾壁等

處，夾壁約有匪二千餘人。我張指揮官剛，於十月廿日，率王蔡兩團，由高羅分經上洞坪龍坪苟耳石，及臥犀坪小關大吉場，向黑洞進剿，因令新三旅之第一二兩團，協同張部，向匪夾擊，并令龔司令仁傑嚴堵夏匪向西北回竄，免與賀匪合股，期收各個擊破之效，查獨卅八旅李顯宗團，前在太平鎮，將夏曦股匪擊竄烏鴉河五道水等處後，即進駐沙刀溝，保安王團亦即西進，歸還建制，該鎮正值空虛，適潘團長春霆派許張兩營，於十月十七日晨，由鶴城押送李團伙餉，及所補充彈藥，赴沙刀溝，當日正午，方抵太平鎮，詎匪夏曦預先偵知，率匪約二千餘，沿鎮附近，節節設伏，意圖襲奪餉彈，當許張兩營方到達太平鎮時，匪突向該鎮

猛襲，該兩營以備戰不及，沿鎮周圍堵擊，以刺刀手槍手榴彈等，與匪肉搏血戰，匪卒以傷亡過多不支，退據四面高山，但仍將該兩營圍困於垓心，經兩日夜之久，猛撲數十次，該兩營艱苦堅持，未爲所動，然突圍數次，亦未得通，至十九日拂曉，潘團長春霆得報，由鶴峯率兵一營及機迫手提等連往援，詎方行抵中途，忽受兩側高山猛烈射擊，知又遇伏，因不顧一切，分兵猛擊，而匪不能敵，時進援心急，未予追勦，及將抵太平鎮時，我守兵張許兩營，知援兵既到，內外夾擊，匪始暫退，潘團長遂與該兩營會合，以一部守鎮，一部分途向匪追勦，此時匪知無法抵禦，萬難掙扎，始紛紛向石門毛坪方向潰竄，詎匪至狡詐，當潘團長

援太中途，將伏匪擊退，而匪偵知鶴城防兵單薄，因又糾合千餘匪衆，沿鶴太路向鶴城襲擊，幸留駐鶴城之儲營長，督率步兵兩連，及團營留守與病兵等，佈防應戰，十月廿日，匪猛攻數次，卒未得逞，至下午三時，儲營長見匪勢已疲，遂抽率精銳出擊，匪不能抗，除將肉崇擊落數十名外，並生擒偽團長吳玉杵一名，計鶴太間，與匪數日猛搏，總計斃匪約五百餘名，奪獲手提機槍五枝，手槍三十二支，各種步槍一百八十餘支，俘匪一百三十餘名，傷匪官兵約三百名，我陣亡連長二員，連附三員，傷二十餘員，陣亡士兵二百三十餘名，損失大小槍五十餘支，卒將匪擊潰，向大小溪毛坪方向輾轉流竄，事後據俘匪供稱，夏匪自竄烏鵲

河五道水後，偵知我大部向賀匪追勦，意圖擾亂我後方，藉以牽制，至奇峯關時，復偵知我以少數步隊，押送大批伙餉赴沙刀溝，因親率偽七師，以全力分段設伏，志在必得，並欲將押送部隊，全予解決，實未料我始終堅忍抗戰，及遭重大損失等語，是鶴太之役，實又爲肅清鄂西匪之重要關鍵也。

匪自鶴太間被擊潰後，二十八日，竄至宣鶴交界之十二台，並散佈於龍潭坪大小溪馬老洞等處，其偽遊擊隊，時出沒於野藏堰壩一帶，劫掠糧食，因令我龔司令仁傑派周燮卿旅，由陳家河經龍潭坪向匪進剿，教導旅經金家坪堰壩側擊，同時并令鶴城之潘團，相機進剿，沙刀溝之李團，防匪西竄，十月三十一日，據報夏

曦盧東升兩匪。忽乘隙北竄，盧匪並竄踞枝柘坪，分股擾黃柏山、資邱一帶，長陽危急，遂急電潘旅令駐太平鎮之部隊，經鄖陽關、金菓坪，與湘軍羅效之團，協同進剿，駐漁洋關第三十四師之董團，偵明匪情，派隊向都鎮灣及資邱一帶進剿，令四十八師之曹毅團，向宜都長陽集中，以資策應，十一月一日，盧東升股，復由堰埡向金莊坪淋溪逃竄，夏曦股由金菓坪向傅家埡逃竄。時鄖陽關附近，亦有匪出沒，因令我姜旅長宏模飭各團分途追擊堵剿。長陽已無危險。因令曹毅團集結宜都，時賀匪盤踞於紅椿溝毛壩夾壁、黃泥塘及五古坪等處，自十月廿日至廿四日，我張蔣兩部，分途進剿，跟踪追擊，迭有接觸，均予痛擊，遂將匪踞各地，

次第克復，該匪即西竄大小村中路街，復經我軍跟剿，又折向西南小沙溝龍咀河，經活龍坪金子店等處，迄十月廿七日，竄至青崗嶺桃子坪，有進擾尖山寺燕子岩，企圖入川屬黔江模樣，當即電張蔣各部努力追堵，并電商四川劉總司令，轉飭川邊部隊，嚴密堵匪西竄，是時我張指揮官剛，已率部將賀匪遣留黑洞之慶萬鵬股勦平，率王團於二十八日到達尖山寺，胡團進抵小村，蔡團正向龍潭司跟匪追剿，時據報賀匪因迭受追擊，以騾馬百餘匹，駝載輜重槍枝現款逃竄，其行動並不甚速，因特電令張部兼程追勦，勿稍放鬆，並分部於馬河壩龍坪抄截，及向小關堵截，賀匪因我各部跟追兜勦甚急，於二十九日起，率其殘股，盤旋流竄於

清水塘金洞司大吉場三星場黃泥塘毛壩場中路街大小溪活龍坪一帶，到處肆虐，但我各部，仍然跟追，未稍鬆懈，該匪因迭受損害，處處避戰，疲我兵力，因決劃分區域，先令各部極力清鄉，整理團隊，使匪流竄所至，無所利用，一而偵匪盤踞之處，而後以迅雷手段殲滅之，因於十一月五日，給予各部之命令要旨如左。

- 一，宣恩咸豐來鳳各縣，屬湖北保安各團，担任清剿，惟宣恩縣城以東，屬獨立第三八旅。
- 二，恩施利川建始巴東各縣，屬新三旅，担任清鄉。
- 三，宣恩縣城以東，鶴峯及五峯西境屬三八旅，担任清鄉。

四，五峯東境，屬三十四師姜旅，担任清鄉。

五，湘邊各縣，屬湘軍劉龔兩支隊，担任清剿。

十一月六日，賀匪大股竄踞小河場，蔣旅長作均率所部兩團，以迅捷行動，分途向小河場進剿，該匪憑險頑抗，激戰終日，該旅第一二兩團，皆以匪難幸遇，官兵奮勇異常，遂將該匪偽九師之二十七團，完全繳械，其偽廿五六兩團，亦均受極大損失，計擊斃三百餘名，俘匪官兵五百餘名，奪獲步槍四百餘枝，殘匪經該旅第二團尾追，遂經十字路獅子壩，於十一月十二日，竄抵川省奉節縣屬之柏楊壩，旋受川軍堵擊，及我追剿部隊之雙方壓迫，乃於十三日，繞道石柱，回竄鄂川邊境利川以西之觀音寺一帶，

我蔣旅卽以在汪家營之一部，担任堵截，大部集結於利川縣城，待機進剿，迄十一月廿三四日間，迭據報賀匪率其殘餘約二千餘人，連日經小河中路大小沙溪，回竄大吉場盛家壩一帶，另一股竄踞黑洞，我蔣旅分途堵截，張指揮官剛親率所部，連日跟匪追剿，一路以該部之王團經小關，一路以其胡團經白泉壩，於十一月廿七日 至宣恩西南之上洞坪，與匪激戰，一日間肉搏十數次，至黃昏時，匪始不支，紛向臥犀坪麻陽寨龍坪馬河壩等處逃竄，是役斃匪三百餘名，僞師長湯玉梳一名，亦於是役擊斃，賀龍身受重傷，并奪獲步槍一百八十餘枝，另竄板栗園之一股，同時亦被張部之蔡團擊潰，分向李家河貓兒寨方向逃竄，而我胡蔡兩

團，仍跟踪追剿，迄十二月一日，該逃竄至龍山東北之統車地方，大肆劫掠，適我張部追剿甚急，除賀匪親率一股逃竄外，其掩护賀匪逃脫不及之一部約六百餘人，在統車附近之岩風坡，向我頑抗，經分途包圍，我官兵均奮勇異常，前撲後繼，將該匪當場生擒五十餘名，餘均擊斃，並奪獲騾馬十二匹、步槍一百七十餘枝，其餘梭標刀矛等甚多，該匪以連日迭被痛剿，損失極鉅，遂竄烏鴉河茨岩塘一帶，大肆劫掠，補充物質，圖襲桑植，惟因我第一二兩支隊劉龔兩部，在龍永桑邊境防堵甚嚴，未能得逞，因又由龍山屬之九拐子石牌洞向沙刀溝迤東之兩河口紅溪坪等處回竄，有北向石麻方向，與夏盧合股之企圖，先是夏盧股匪，竄擾

堰壩金盧淋溪，及枝柘坪黃柏山一帶時，經我潘旅擊潰後，其殘股約千餘人，槍約八九百枝，復竄踞於牛盧沙河等處，冀圖再逞，惟我潘旅跟追甚緊，於十一月十八日，又由朱家灣經枝柘坪木龍坪雲霧村等處，迄十一月廿四五等日，竄入鶴峯北境之王家山一帶，我第三十四師姜旅，由五里坪九峯橋等處，分途往勦，十二月五日，該匪全股，忽又竄至戰場壩紅土溪等處，并在紅土溪石灰窰一帶，四出擄掠，專殺公務人員，企圖恢復原來赤區，十二月八九兩日，復分股四出竄擾，一股竄清水湄岩板河一帶，另一股竄擾荒口絡樑坪等處，並有一小股，竄至斑竹園官店口等處，均經我姜潘兩部，隨時堵擊，迭予傷亡，惟至是綜合各方情報

賀夏兩匪，確已合股，爲避免蹙之流竄及誘我疲勞計，決定分別扼要堵截，一面另以輕裝部隊，向匪盤踞各地挺進，藉以偵察匪之主力所在，再協同痛剿，因令我保安張指揮官剛所部之胡團，進至沙刀溝，王團集結宣恩後，以兩營開赴苦草坪洗馬坪一帶，蔡團長率兩營由來鳳赴高羅板栗園一帶，嚴密堵匪外竄，而以蔣旅之李團，向石灰窰挺進。獨立卅八旅之潘團，由金菓坪向尋木嶺水古洞等處游擊，至鶴桑永等縣邊境之防堵，則以龔仁傑部任之，自分別堵剿以來，游擊部隊，與小股赤匪，時有接觸，但絕未受其誘惑疲勞，該匪以我部分途堵剿，終恐又受包圍，忽於十二月十九日，竄擾高羅麻子溝麻陽岩臥犀坪一帶，向我保安團佯

攻，乘隙復經大吉場，向黑洞巴西壩及以西竄去。似有經毛壩大小村竄入川省之樣。除令蔣張各部，嚴予防堵外。并電川劉總司令，迅飭彭水酉秀沿邊部隊迎堵，以免竄入川境。與川北之徐向前股相呼應，加重四川剿匪軍之後顧也。

※第九節 匪犯利川及清剿經過

先是十一月五日，有熊委員瑞齡者。持南昌行營熊主席暨漢口綏署何主任函，來施南與泉晤談，略謂賀龍與之同鄉，且向與有舊，此次奉命前來尋賀，說其來歸，比即派其同來之梁天聞，先往匪中，與賀接洽，旋得梁函，並由賀派人來施，迎其前往，熊遂於十二月廿八日，由施起程，廿九日抵團保寺，三十日到達

中路·尋賀續進，惟是時賀夏股匪，已經我張剛蔭作均兩部兜勦，西竄襲陷四川之黔江縣城，經川軍陳鳳謙師，將其擊退，該匪於廿三年一月一日，復由黔江向林水壩活龍坪等處東竄，依時計程，熊委應已與賀晤面，詎該匪狡詐異常，探悉我利川空虛，駐兵不滿一營，忽於三日晨，以僞七師全部及獨立團等，用極速行程，由大小沙溪繞道圍壩子李子坳，向利川城襲犯，原駐該縣新三旅第一團之汪憲民營，奮勇抵抗，激戰竟日，終以匪衆我寡，而利川又無城垣可以據守，遂被衝入，該營以責任所在，寧死不退，巷戰終夜，第一團馮團附欽，及汪營之黃排長張軍需等，均相繼陣亡，迄四日晨，適該旅第二團分駐汪家營張兼縣長國權之

一營，趕回來擊，該匪始向利北之南坪竄去，我陣亡官兵二十八人，受傷三十餘名，幸汪營始終未退，而援兵策應迅速，民衆無一被搶者，是役計斃匪四百餘名，獲槍五十餘支，當晚該旅之第一團得訊，由中路趕到利城，即向南坪進剿，該匪偵知我大部追勦，因於五日折由汪家營附近向南逃竄，經令張剛部之保安王胡兩團，由小關安樂屯，分向黑洞清水塘之線，向西挺進，迎勦該匪，而以新三旅之第一團，跟踪緊追，並以潘善齋旅之李顯宗團，集結高羅附近，防匪東竄，一面電川劉總司令，飭萬縣王總指揮派隊由西北協力夾擊，期將殲滅於川鄂邊境，六日，熊委於小沙溪來函，大意謂已於二日到小沙溪，暫僅留函，囑其等候，承

派獲送官兵，亦極平安等語，嗣於八日，又自中路來函，謂賀在小河，刻即前往，九日，我保安王胡兩團，已達黑洞清水塘之綫，但該匪已由小河向雙河口白羊塘西竄，因復電催川軍迅即派隊東進夾剿，詎該匪又繞由魚泉口七岳岸，回竄南坪附近，與我蔣作均旅派往該處游擊之熊連，微有接觸，該匪終以避戰手段，復由涼霧山向興隆場老屋基一帶逃竄，迄十二日，探悉熊連始與賀匪晤面，賀並親迎數里，但投誠尙未決心，須到黑洞毛壩一帶，方有具體表示，時黑洞已有我保安王團，清水塘已有我胡團，川軍亦將逼近小河中路等處附近，以備該匪投誠不果，即予兜剿，更爲預防該匪將來經上水壩兩河口芭蕉場一帶空隙，向東逃竄計

，因於十日電令蔣作均及張剛兩部，務偵匪踪，相機夾擊，并令潘善齋旅之李團，於沙刀溝高羅板寮間，派隊游擊，以防匪東竄，詎該匪狡詐異常，一面與熊姿虛偽周旋，以圖懈我軍心，一面竟於十三日，率其全股約二千餘匪，由黑洞以北竄至距宣恩城西約四五十里之黃蓮溪慶揚壩芭蕉場大樹子一帶，企圖出我不意，襲犯宣恩，此時宣城僅有保安蔡團之聶國藻一營，且無城垣可守，乃急令黑洞之保安王仲甫團，星夜馳增宣防，該團（欠第二營）於十五日晨，馳抵堰塘坪附近，詎匪之偽七九兩師及特務團等部，已預爲設伏，我王團遂被匪包圍，幸該團官兵沉着應付，奮勇力戰，激戰竟日，曾三次衝出匪圍，卒以匪衆我寡，山道崎嶇

狹隘，旋復被圍，適該團押運接濟之第二營得訊，當夜趕到，予匪以內外夾擊，匪始不支，紛向臥犀坪方面潰竄，我復乘勝猛擊，俘斃匪共千餘，傷匪不知其數，獲槍五百餘支，匪遺棄輜重無算，我王團亦陣亡連附二員，重傷十餘員，士兵傷亡二百餘名，查賀夏合股後，因迭次受創，故始終避戰，自利川受創後，各方兜勦，迄難接觸，此次王團回援宣恩，初未料被匪包圍，而卒以此予匪以巨創，實非賀匪等初意所及料也，匪于此次損傷至巨，其殘餘約千餘人，遂由臥犀坪經麻陽砦李家河等處南竄，因令我保安營團，由高羅經李家河急向該匪追勦，而以潘善齋旅之李團，由沙刀溝向兩河口石碑洞等處堵擊，該匪恐陷包圍，狼奔豕突

，晝夜兼程，向湖南之龍山縣境逃竄，因分電湘軍劉龔兩支隊及三十四師之姜宏模旅，一致堵截，時正一月十八日也，當日賀匪既竄猷龍山境之茨岩塘，召開軍事會議，對熊梁兩委，態度遽變，二十日，假開偽軍法會審，竟將兩委綑綁，公開審訊，並將護送兩委之士兵一班槍支收繳，廿三日，將兵放回，熊梁兩委即於是日被害於茨岩塘附近之新場，賀匪旋率其殘部，向桑植竄去，自是以後，賀夏殘股，遂於澗川邊境，旋迴流竄，嗣後乘黔邊空虛，竄入黔境，而我進剿各部，終以地形複雜，道路險阻，後方接濟，無法追送，未能越境長追，遂於鄂西境內，劃區清鄉，（部署如附圖）肅清潛匪，而已收復之匪區，自此逐漸安定，斯時

賀夏殘股，竄入川黔者，僅有人槍千餘而已。

結論

綜合上述各節，可得結論如下。

一、收復鄂西匪區，鄂西之匪，當我進剿之初，匪勢蔓延，至廣且熾，益以鄂西之地形複雜，道路險阻，交通不便，舉凡指揮連絡，補給運輸，均極困難，且以匪性狡詐，行動靡常，避實就虛，乘隙亂竄，彼之地形熟，而我之地形生，稍一不慎，往往反被匪乘，因是種種，進剿部隊，每陷被動，而受匪制，或則竟至陷於無可奈何之境，前此國軍剿辦鄂西之匪，鮮克有功者，良以此也，泉自受命以來，歷夏迄冬，爲時八月，幸賴官兵用命，不避艱險，奮力痛剿，初將匪區縮緊

圍逼，破其巢穴，繼之以分途窮追硬堵，卒將咸來鶴五宣施利川諸縣匪區，先後收復，同時並於每收復一地，立即舉辦清鄉，督飭地方，編練壯丁隊，組織自衛，並以我之宣傳隊等，隨時隨地，教化民衆，講演匪之毒技，勸毋受其蠱惑，泉於鄂中鄂西兩區勦匪各役，得力於此者不少，而已收復之匪區，至今尚能維持安定者，亦基於此。

二，鄰省邊區勦匪之困難，鄰省邊區。因各軍指揮系統不同，益以地形險阻，連絡不易，欲期一致動作，向匪進勦，幾為不可能之事實，此為我之弱點，而即匪之所利也，觀夫賀夏股匪，歷次被我痛擊，狼狽竄出後，必藉是等邊區地帶，以

作滋養生息之憑依，而爲捲土重來之期待，愈益明顯，當賀夏殘股逃出鄂境時，僅剩千餘人，而其槍支或尙不足，奚難一鼓盡殲，乃以前述種種關係，終致漏網，殊深痛惜也。

第二編 收復鄂西匪區結論

一三四

第三編 鄂中鄂西兩區兵工築路計劃及實施狀況

第一章 兵工築路之緣起

二十一年春，奉命勦辦鄂中區賈段諸匪，自擊當時匪勢之披猖，而不易消滅，推究所以攻此之由，有怨吾鄂道路之不良，實爲主因，蓋進剿各軍，每因道路不良，交通不便，各種補給，追送不第，第三編 鄂中鄂西兩區兵工築路計劃及實施狀況

第三編 鄂中鄂西兩區兵工築路計劃及實施狀況

▲第一章 兵工築路之緣起

二十一年春，泉受命勦辦鄂中區賀段諸匪，目擊當時匪勢之披猖，而不易消滅，推究所以致此之由，有感吾鄂道路之不良，實爲主因，蓋進勦各軍，每因道路不良，交通不便，各種補給，追送不濟，致使前方部隊，不能乘機推進，極力追勦，匪得藉以遠颺，同時鄉間愚民，智識簡陋，亦因交通蔽塞，消息不靈，易受匪之蠱惑，凡此實爲匪勢蔓延最大之原因，故於受命之初，再四籌思，以爲剿滅赤匪，首次築路，蓋路已成，勦匪軍後方之運輸便捷，前進追剿，必可不失時機，同時交通既便，消息靈敏，一般

愚氓，不至有從受惑，而匪無所施其宣傳其技也，爰於進剿之始，下定決心，一面勦匪，一面築路，勦一處匪，築一段路，本此方針，逐步實施，以抵於威，溯自廿一年三月間起，以迄是年十月底，中區之匪，既告削平，而我中區各縣鎮間之公路，亦同時次第完成，旋奉 命移防鄂西，乃於宜沙一帶，更續繼修築，迨至廿二年夏，泉復受命勦辦鄂西之匪，而交通不便，運輸困難，較之中區，奚啻萬倍，以是構築公路，尤爲切要，因之一本初衷，貫徹進行，無如峻嶺崢嶸，峭壁突兀，滿山巖石，塊土難尋，構築公路，已非兵工之力所能獨任，蓋石工之外，尙須建築多數橋梁，非有巨款及專家指導，不能興工也，因特擬具計劃，派員

勘測，商請湖北省府，籌撥款項，先闢施巴線路，而後再及其他各線，倘能逐步完成，則豈僅鄂西一隅之交通便利，匪患可除，實亦中央控制西陲及西南國防上之要圖也。

▲第二章 鄂中區兵工築路實施狀況（參閱附圖六）

當廿一年三月間，漢宜襄沙兩路所經地域，大多均爲匪佔據，所有兩路上之橋梁及路面，亦幾全被匪所破壞，此時本軍部隊，正沿漢宜路南北兩側地區，向西進剿，因之本軍兵工築路之開始，亦卽於此處爲起點，自是部隊所至，前方剿匪，後方築路，除將漢宜襄沙兩路修築完竣外，並於各縣鎮間，另闢新路，計所築各路，路幅之寬，其最窄處爲一丈五尺，路之兩旁，均有排水設備

，並植樹木，惟限於經濟困乏，橋梁涵洞，無不因陋就簡，茲將各路構築部隊暨完成日期，概述如左。

完成路線

擔任築路部隊

完成日期

- | | | |
|------------|-------|--------|
| 一，應城：：皂市間 | 第四十八師 | 廿一年三月間 |
| 二，皂市：：京山間 | 第四十四師 | 五月間 |
| 三，京山：：鍾祥間 | 第四十一師 | 六月間 |
| 四，白口：：沙洋間 | 第四十一師 | 七月間 |
| 五，皂市：：天門間 | 第四十一師 | 五月間 |
| 六，皂市：：楊家澤間 | 第四十四師 | 六月間 |
| 七，楊家澤：：白口間 | 第四十一師 | 六月間 |

- | | | |
|--------------|-------------|------|
| 八，楊家澤……沙洋間 | 第四十一師 | 五月間 |
| 九，白 口……鍾祥間 | 第四十一師 | 五月間 |
| 十，天 門……岳口間 | 第四八師及第十軍特務團 | 六月間 |
| 十一，岳 口……潛江間 | 第四十八師及新三旅 | 八月間 |
| 十二，岳 口……張截港間 | 第十軍特務團 | 七月間 |
| 十三，張截港……沙洋間 | 第四十一師 | 八月間 |
| 十四，潛 江……新漢咀間 | 新三旅及獨立三十七旅 | 九月間 |
| 十五，新漢咀……監利間 | 獨立第三十八旅 | 十二月間 |
| 十六，潛 江……浩子口間 | 第十軍特務團及四八師 | 十二月間 |
| 十七，浩子口……沙市間 | 第四十八師 | 十二月間 |

- | | | |
|-------------|-------|--------|
| 十八，沙洋……后港間 | 第四十八師 | 十二月間 |
| 十九，后港……河溶間 | 第四十八師 | 廿二年一月間 |
| 二十，沙洋……沈家集間 | 第四十一師 | 二月間 |
| 廿一，沈家集……荆門間 | 第四十一師 | 二月間 |
| 廿二，鍾祥……荆門間 | 第四十一師 | 二月間 |
| 廿三，荆門……宜城間 | 第四十一師 | 二月間 |

▲第三章 鄂西兵工築路實施狀況（參閱附圖六）

二十一年冬，本軍移防鄂西。各部防務佈置安定後，因復於荆門、當陽、宜昌、荆沙、宜都等處，繼續構築公路，惟施巴、咸來、鶴五各縣，均為高山巖石，未能興築，其餘已成及正在修築之各路，並担任

構築部隊等，分述如左。

(甲)完成路線

担任築路部隊

完成日期

一，荆門：當陽間

第四十一師

廿二年四月間

二，沙市：郝穴間

第四十八師

二月間

三，沙市：荆門間

第四十八師

二月間

四，宜城：襄陽間

第四十一師

三月間

五，河溶：涪溪河間

第四十八師

廿三年八月間

(乙)正在修築路線

担任部隊

一，當陽：宜昌間

第四十八師

二，宜都：聶家河間

第三十四師

三，聶家河：漁洋關間 第三十四師

四，浩子口：郝穴間 第四十八師

五，郝穴：監利間 第三十四師

(丙)已經計劃路線

一，河溶：當陽綫

二，巴東：建始：恩施綫

三，恩施：利川：以達四川邊境綫

四，恩施：宣恩：來鳳綫

五，來鳳：咸豐：以達四川邊境綫

六，鶴峯：來鳳綫

七，宜 昌：長 陽：野山河口：恩施綫

八，資 邱：五峯綫

第三編 鄂中鄂西兩區兵工築路計畫及實施狀況 一四四

第四編 沙市市政之建設

緒言

沙市市政建設，肇自民國十七年春。由總師長相繼率部駐沙，首先提議，乃有沙市清潔委員會之創設，流澤浹洽，頗著成效，劉師長去而嚴師長敬繼之，就政會益加擴充為利沙地方建設委員會，基、工程規畫，頗為詳盡，惟限于經費，除興築覺樓及廉潔住戶補修板門子至七里廟街一段石路外，餘如疏通便河，開闢填市馬路等項，皆計費而未敢實行。其後張師長發奎彭師長啓彪先後駐沙，均允撥民房築馬路之籌議，張師長規定馬路寬度三丈，即就鳳

第四編 沙市市政之建設

第四編 沙市市政之建設

緒言

沙市市政建設，肇自民國十七年春，由劉師長和鼎率部駐沙，首先提倡，乃有沙市溝渠委員會之創置，流惡溶淤，頗著成效，劉師長去而嚴師長敬繼之，就該會益加擴充爲荆沙地方建設委員會，各機關法團領袖及地方公止紳商，多被舉爲執監委員，廣益集思，工程規畫，頗爲詳盡，惟限于經費，除興建覺樓及攤派住戶補修板門子至七里廟街一段石路外，餘如疏通便河，開闢環市馬路等項，皆計畫而未嘗實行，其後張師長發奎彭旅長啓彪先後駐沙，均有拆民房築馬路之籌議，張師規定馬路寬度三丈，卽就原

有石路鑲寬，自迎禧門至文星樓分數期成功，迄未着手他去，十八年冬，建設委員會以主持無人，遂議閉會，將餘款數百元，交由商會轉交市黨部接管，此沙市建設之初段也，二十年春源泉奉湘鄂川邊區勦匪清鄉督辦之命來沙，以建設爲地方要政，官紳集議，復就舊會，重新組織，由軍部撥款千元，以資續辦，並議定以政府發還楊夏借款爲建設基金，舉定執監各委員，草擬章則，分別呈咨備案，但未幾所部奉調移湘，由二十一軍郭旅長勛接防沙市，繼立會務，奉省府令將該會改稱沙市促進委員會，以副名實，其初因匪共猖獗，大水爲災，未遑有所興舉，至二十一年春，郭旅督催商會，交還楊夏借款現洋三千元，公債票面洋四

萬三千元，折售一萬二千元，並議抽收房捐一月，以濟急需，始議定擇要興築馬路，自迎禧門至文星樓爲直線，寬英尺五丈，大灣九十舖拖船埠等處爲橫線，寬英尺四丈，均修碎石路，兩旁人行路，各寬六尺，以洋灰拌三合土修築，事屬創舉，測量繪圖，折房招工，輾轉稽時，至鄂旅調防回川，直線馬路，自大同四街堤上至白楊巷口之一段，尙未竣工，經七區行政專員雷嘯岑繼續督修，該項路工始告告成，迨二十一年冬源泉始奉委鄂西勸匪總指揮，旋又受鄂湘邊區勸匪總司令之命，再度駐沙，念路政之權輿，尙百端之待理，特改稱建設委員會，爲沙市市政整理委員會，以原有之購械築城委員會併入辦理，經費不足，則由商民公議

就進出貨，按照貨價，輪助公益捐千分之五，歸商會會同整委會收取，以充公用，羣情翕附，踴躍樂輸，二年以來，時親督率，逐事考求，各負責人員，對於建築工程事務，亦皆羣策羣力，切實進行，計馬路次第興修者，有中山路，自劉家場堤坡起，經三府街青石街大灣巡司街直達板門子，全路共長九千二百餘英尺，有臨江馬路，自劉家場堤上起，經交通右路向左轉至太古躉船碼頭，全路共長二千零五十八英尺，又便河馬路，自拖船埠斜坡起，至中山公園大門止，計長二千七百八十五英尺，又交通馬路，自中山路大灣口起，至洗馬池止，計長一千七百六十九英尺三寸，其他金龍寺至白雲橋彈街路長英尺一千四百九十五尺，又新建

街斜坡二百英尺，又交通巷臨時馬路長英尺一百六十一尺，以及
濬巷口至沙市紗廠之彈街路長五百八十三英尺等等，均正在按照
計劃全市路綫，繼續興築，一律完成，總期于全市交通，暢行無
阻，至環市土城 業于去歲築竣，現尙隨時培修，並于市外建築
欄樓五座，規制悉如定式，此外如遷移荒塚，開闢市場，創修沙
市公共體育場，興建沙市中山公園，及分區設置市廠，爲歸併小
灘零售貨品肉菜之所，均于一二年内兼營並進，次第觀成，雖期
促費艱，以視近代各大都市之規模，或難遽逮，而市衢交通，公
衆娛樂，市民衛生，凡有關市政之重要工作，業經應有盡有，初
基略具，且其辦事核實，用款撙節。計自廿一年馬路開工起迄現

在止，綜計開支經費尙僅用去二十餘萬元，各在事員紳之持躬廉介，及其赴事勤勇之精神，亦有未易多得者，然非集前此數君子經營提倡之力，與夫現在各整委熱心公益之誠，又曷克臻此吁，可謂難矣，使益符之以恆，寬籌的款，俾舊貫悉獲維持，要工不致中輟，則將來新沙市之實現，固不難計日而待，茲者，各項工程，行將告竣，亟應綜合兩年來之計劃工程，分別節目，編述成帙，附以圖說，並詳敘歷來建設沙市市政之沿革，弁諸篇首，俾關心市政者，便所觀覽焉。

▲第一章 建設經費

※第一節 建設經費之籌畫

查建設事業，非財莫舉，苟無可恃之財源，未有不中道而廢者，是以源泉於被推担任市政整委會主席之時，即與商會所屬各行業代表，暨地方公正士紳，討論籌款辦法，以資進行，僉以地方向來辦理公益事件，多係臨時派款，多寡失當，流弊滋多，此次整理市政，需款頗鉅，非倉卒間所能籌集，工程浩大，亦非短時間所能竣事。當經一致議決，願於本市進出口貨物，按值樂輸公益捐千分之五，作為專用經費，並公推商會委員，擬具章則，組織經收機關，仍隸屬於市委會，以一事權，而免分歧。

※第二節 建設經費之保管

查地方團體，經收款項，一有積存，易生流弊，非司錢者擅自動

用，卽司賬者，藉故開支，彼此勾通，遂飽私囊，迨至發覺清查，多難埽還台浦，該會對於經收人員，組織異常嚴密，所有一切收支賬項，概照銀行簿記辦理，逐日清結，并將當日收進款項，掃數送交沙市上海銀行專戶保管，無論何人，不能私擅動用。

※第三節 建設經費之支配

市委會全體委員，及各股正副股長，不下三十人，均係義務職，不支任何費用，其一種熱心公益之精神，良足欽佩，惟工程師爲該會必需人員，薪資較優，其餘各股辦事員司，均係按該市生活程度，給以相當之薪金，至逐月辦公費用，亦力求撙節，實報實銷，此外大宗之支出，厥惟建築費，但無論何費之支出，非經會

議通過，主席及關係股長分別鈴章後，即不能在存款銀行支用分文也。

▲第二章 建設工程

※第一節 建築各段馬路之工程

沙市倚堤爲市，地勢低窪，潮濕特甚，原有街道，狹隘污穢，交通運輸，均感不便，公共衛生，素不重視，若將全市街道，完全拓寬，一律修築，不惟爲財力所不許，抑且爲事實所難能，爰擇商業中心，交通重要者，分期修築，茲述於次。

甲，中山馬路，係採碎石路建築法，取其價廉易舉，將來市面繁榮，改鋪柏油路面，較易施工，該路自劉家場堤坡起，經三府

街青石街大灣巡司街直達板門子，全路共長九千二百餘英尺，當中爲車馬道，兩旁爲人行道，大灣以下寬度，定爲五十英尺，大灣以上寬度，定爲四十英尺，因路綫過長，分六段修築，第一段，自劉家場堤坡起，至白楊巷口止，長一千五百一十尺〇六寸，係前建設促進會包與福興公司承修，迨市委會改組成立後，查其工程多不合法，勒令翻改，并於路面加鋪瓜米石，閱時五月，始予驗收，計去建築費洋二萬〇三百餘元，第二段，自白楊巷口起，至拖船埠口止，長一千四百九十尺〇一寸半，係福興公司中標承修，定九十晴天完工，計去建築費洋一萬六千八百餘元，第三段，自拖船埠口起，至毛家巷口止，長八百〇八尺二寸半，前本

由王華昌營造廠中標，旋考查該廠籌備材料不力，且乏築路經驗，市委會爲慎重路政，免誤工程計，遂經會議決，改令福興公司照王華昌標價承修，定四十晴天完工，計去建築費洋九千一百餘元，第四段，自毛家巷口起，經大灣轉至巡司街口止，查該段分橫直兩線，直綫長一千五百〇四尺六寸，橫綫長二百九十八尺〇半寸，該處係全路大轉彎地點，故將橫線寬度，特定爲六十尺，并於靠堤一端，築一寬敞堅固之石級，以供行旅貨物及人力車之上下，仍係福興公司承修，共去建築費洋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元餘，第五段，自巡司街口起，至官殿巷口止，長一千七百八十九尺六寸，由福興公司中標承修，定七十晴天完工，建築費洋一萬

八千四百六十三元餘，第六段，自官殿巷口起，至板門子止，長一千八百六十二尺四寸，福興公司承修，議定建築費洋二萬〇六百八十九元五角二分，以上全路各段，餘第六段已訂合同，即可施工外，其餘各段，早已先後告成，整齊平坦，頓改舊觀，交通運輸，均稱便利，此即沙市商業之中心，亦即全市馬路之幹綫也。

乙，臨江馬路，自劉家場堤上起，經交通右路，直達江岸，向左轉至太古躉船碼頭止，全路共長二千〇五十八尺，寬度爲五十尺，因其地臨江岸，較堤爲低，每當夏汛期間，屢淹屢退，自不能與內地馬路，同一建築，前本擬築水泥鋼骨路，因款鉅難籌，

改用規定之長寬厚青石平鋪，水泥嵌縫，以期節省經費，堅固耐久，所需青石八百餘方，已分包石工入山採辦，其他各種工程，已包與創辦建築廠承修，共計工料洋三萬五千六百餘元，開工多日，如無特別障礙，年內即可完成，一面並通知荆沙關監督公署及招商局，將各管段內礮岸石級等，同時動工修理，俾路面益臻堅固，查該段爲本市輪泊碼頭，亦即外江商貨運輸之樞紐，內與中山馬路銜接，轉瞬建築告竣，便利行旅，裨益商務，當非淺鮮。丙，便河馬路，自拖船埠斜坡起，至中山公園大門止，計長二千七百八十五尺，其中拖船埠至便河南街一段，寬度爲四十尺，建築法與中山路同，由南街至公園一段，寬度爲五十尺，築彈街

路面，係楊溢記營造廠中標承修，刻已開工有日，建築費洋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元，查該路南接中山路，西臨便河，東接襄沙路汽車站，在昔商務繁盛之時，便河商貨運輸，絡繹不絕，爲恢復舊日繁榮與便利交通計，該路實有建築之必要。

丁，交通馬路，自中山路大灣口起，至洗馬池止，計長一千七百六十九尺三寸，寬度爲四十尺，建築法與中山路同，係楊溢記營造廠中標承修。建築費洋二萬〇二百餘元，查該路爲通公共體賣場之要道，源泉去秋召開鄂西秋季運動大會時，各方學子，會集一隅，該路於期前甫告完成，便利實多。

戊，金龍寺至白雲橋彈街路之建築，查該段長一千四百九十五

尺，爲荆沙交通之要道。但路面過於窄狹，寬處僅九尺，窄處不滿八尺，如往來人力車相遇，即難通過，天雨尤泥濘不堪，行旅視爲畏途，故將該處路基，一律培寬爲二十尺，復將金龍寺後面堤上至公善堂間，新填坡度較緩緩斜坡一道，長二百四十尺，同築彈銜路面，係彭福記承修，計用洋一千四百餘元，已於年前竣工，行旅稱便。

己，澣巷口通紗廠彈銜路之建築，查紗廠爲沙市規模較大之工廠，貧民資以生活者，常在兩千上下，出品營業，俱有可觀，爲便利運輸與繁榮商務計，故由澣巷口築一彈銜路，與該廠原有之彈銜路接連，計長五百八十三尺，寬度爲三十尺，已包與福興公

司承修，約需洋二千七百餘元。

庚，拖船埠斜坡之建築，查該處前連中山路，內通便河，原街口僅八尺許，且係石級上下，交通擁擠，自不待言，故將該處左右小屋拆去，築一斜坡，并居中築一暗溝，以爲中山路洩水入便河之用，計長二百尺，去洋一千五百元。

辛，交通巷臨時馬路之建築，查該巷東通絲綫街，西通交通路，上有茶樓一座，下有破屋數間，污穢窄狹，不堪言狀，且巷內較街面高二尺有奇，不惟車輛不能通過，即行人亦嫌不便，故將茶樓及破屋拆去，並挖平巷內高度，築一臨時馬路，以利行人。

※第二節 建築環市土城之工程

沙市倚堤爲市，東西綿長，前臨大江，後無憑藉，一遇匪警，防範難周，縱有重兵駐守其間，亦難應付裕如，十九年秋，匪共猖獗，傾巢來犯，太師淵青龍觀等腹地，已被佔領，地方幾頻於危，人心惶恐，莫可言狀，幸經是時駐軍李雲龍師竭力抵抗一晝夜，始將匪衆擊退，嗣後川軍接防，共匪曾一再進襲，迄未得逞，地方人士，事後追思，莫不談虎色變，爰有提議修築土城之計劃，本部爲求適合防禦工專用，乃派員審度地勢，詳定城址，復令荆沙部隊協同修築，該城上自寶塔河堤邊起，下至青龍觀江邊止，計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二尺，約八里餘，就劃定城脚外，取土作爲城濠，外面係直斜形，內分二級。高十尺，上築城堞，高二

尺半，并於塔兒橋築城門樓一座，以便鄉民出入，共用建築費洋八千餘元，閱時四月，始告完成。

※第三節 建築要塞碉樓之工程

惟是土城既經建築，防務仍然未周，爲謀鞏固防禦計，特於各要隘地點，建築碉樓，以增效率，計先後在青龍觀柳林堤石閘門塔兒橋狗頭灣等處，各建堅固碉樓一座，每座造價在一千九百元左右。此後沙市防務，不啻金城湯池，無虞外匪之窺伺也。

※第四節 遷移市內荒塚之工程

查沙市童家花園後面，上木板門子，沿土城以至便河，荒塚纍纍，尸骸敗露，每值春夏之初，尸氣四溢，傳播瘟疫，妨害公共衛

生，莫此爲甚，爰有遷墳闢地之舉，不僅化無用爲有用也，計分四期遷移，除有主墳墓，自行移葬外，其餘無主荒塚，概由市委會在土城外購地掩埋，閱時十月，始告蕆事，昔日之污穢荆棘，一變而爲曠野平原，全部面積約七百四十餘畝，除已闢作公共體育場中山公園暨劃撥地方法院掉換基地外，所有餘地，暫時權作農場，擬俟財力稍裕，建一大規模之平民新村，以供市面發展時之需要云。

＊第五節 建築公共體育場之工程

沙市教育，向極落後，習尙晏安，不思振作，流弊所及，必至弱種，源泉爲轉移習俗注重體育起見，特於去秋召開鄂西秋季運動

大會，以爲之倡，先期就遷墳地點，圈用一大形，從事公共體育場之建築，以資應用，所有平地工程，由本軍兵工協同市委會派工担任，其餘場內各種設備，均泉出資舉辦，略具規模，惜個人財力有限，并因會期迫促之故，未能建一完美之游泳池，殊爲遺憾，運會閉幕後，即將該場建築物及所置運動器俱，逐一點交市委會接收保管，刻該會已在場內築司令台一座，連三間辦公室一棟，及男女廁所等，每當夕陽西下，各界業餘同志，男女學生，前往練習比賽者，絡繹不絕，想亦荆沙民衆轉弱爲強之機歟。

第六節 建築中山公園之工程

公園爲新都市應有之公共設備，良以城市之美觀，民衆之健康，

俱有關焉，查沙市向無一高尚娛樂地點，可供一般人士游息，以致各界業餘之暇，多作不正當消遣，暮氣沉沉，由來已久，爲革除惡習，使羣趨正軌起見，則公園之建設，誠不可緩，爰擇風景清幽臨便河邊之遷墳空地，圈用二百七十餘畝，從事建築，計現已竣工者，有古式牌樓大門，第二第三兩便門，總理紀念碑，市政亭，辦公室，鏡漪亭，棲霞洞，愛晚亭，武侯祠，天樂居，叔敖墓，（係就原墓從新修築）捲雪樓，屈原居，臥虹橋，動物館，圖書館，花園，養花房，及各種橋樑等，用去建築費已近三萬元，其正在施工及預備開工者，有景敖閣中山紀念堂，餘如湖心亭噴水池等，尙在計劃中，至於各種樹木花草，飛禽走獸，搜羅

培養，煞費心機，然十年樹木，豈易成林，是在地方人士有以愛護而扶植之者也。

※第七節 建築市場之工程

沙市街道狹隘污穢，前已言之，而小買賣生之輩，向於街頭巷尾，擺設攤担，尤以逐日清晨之菜販爲甚，擁擠擾攘，交通幾爲之塞，若不嚴行取締，則新闢之馬路，恰好爲若輩擺攤之場所，倘禁之而不謀所以安插之，是無異驅無數窮民而置之死地也，源泉有鑒及此，乃建議於市委會，去夏就中山路中國銀行對面公地，建築第一市場，復於今春就交通路三清觀原址，改建第二市場，開市以來，攤販雲集，市容爲之一振，刻正計劃於禹王宮龍堂

寺江濱觀寺處，次第建築，以期盡重容納，而免小質營生者流離失所。

※第八節 修理舊街道之工程

沙市舊有街道，均係青石鋪面，中貫陰溝，因年久失修，石塊中斷，溝渠壅塞，比比皆是，每值陰雨連綿，積水四溢，無從排洩，行者苦之，市委會特於建築馬路之中，仍兼顧舊街道之整理，現已修理竣工者，有絲綫街九十舖興盛街潘家巷邵家巷杜工部巷大賽巷等十餘處，刻仍在繼續修濬中，期於最短期間，將全市之僻街小巷，一律整理完竣，以利行旅，而重衛生。

※第九節 修理公共處所之工程

查沙市原有之會館廟宇祠堂及其他公共處所，不在少數，類多年久失修，不蔽風雨，以致每當軍隊來沙接防之初，輒苦無地駐紮，爲勢所迫，只得借住民房，在民衆因房屋被佔，受無形之損失，在軍隊因駐紮散漫，尤感管理之難週，兩非所願，不便孰甚，故源泉建議於市委會，將本市所有公共處所，堪以住兵者，分別僱工修理，俾將駐沙部隊悉數遷入，以便整理訓練，一面將所有房屋容量，造冊交由商會保存，後來隊伍，即可照冊分配，不至擾及民間，倘能人人存愛惜公物之心，永久保存，不僅減少地方之負擔已也。

結論

如前所述，凡沙市市政之建設，其既見諸施行者，業已牘明其梗概，此外如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刻正積極規畫，逐一整理，或就固有之規模，力求擴充及改良，或正與地方籌商設法集資興辦，沙市向無馬車，自街道改修已有數起商家，呈請通行馬車，由整委會及沙市公安局批准試辦，公用汽車，已可通行，其原有之人力車數千輛，爲數公司所承辦，因其租資過高，一般苦力深感痛苦，亦經斟酌情形，分別核減，並釐訂碼頭搬運力價，及嚴禁力夫任意勒索，革除夫頭抽取規費諸弊，以維公共交通之便利，至市外道路交通，爲貨物集散金融流通大重要樞紐，年來對於各縣

公路督飭所在駐軍及官紳，合力經營，擇要興築，其重要市鎮等處，已可行駛汽車，施鶴爲由鄂入川要道，惟限於山險路逕回極崎嶇，且年久失修。舊道亦多殘缺，源泉兩次入山督剿，目擊情形，已飭兵工一律修補，一面派員詳細測勘，採定由巴東至施城新路綫，可通汽車，除兵工不計外，估需經費一百一十萬元，已呈奉 蔣委員長批准在鄂省賑災公債項內撥款開辦，一俟款項領到，即可施工構築，此綫公路築竣，擬再延申至川省之夔萬一帶，兩省貨物運輸於水道外，即闢一陸路捷徑，交通自更臻便速，沙市向有典當三十餘家，後皆因事閉歇，貧民生計極形困苦，經源泉多方勸導，於去歲由商家組織一裕農典，開始營貿，並於附

近市鎮分設代當數處，爲貧苦農工資金周轉之機關，閭閻頗稱便利，其他有關金融事業，尙擬盡量推行，以資廣濟，蓋金融活潑，爲商市繁榮根本，而環市水陸運輸，與市內交通設備相輔而行，尤有並進兼營之必要也，語曰，學問無止進，予謂市政建設，亦無止，所謂新沙市之實現，視乎吾人心力淬勵之如何以爲之券，竊願相與共勉焉。

第四編 沙市市政之建設結論

一七二

第五編 鄂西禁煙之成效

鴉片流毒，國人皆知，自政府禁令頒佈以後，即分「禁種」、「禁運」、「禁吸」、「禁售」四者，因地制宜，次第施行，誠為吾國挽救危亡復興民族之唯一善政也。

鄂西地處人跡，接壤川湘，層疊疊障，距省窈窕，交通阻滯，**第五編 鄂西禁煙之成效**

川省之遍種烟苗，獲利甚厚，于是習染成風，羣起效尤，竟以鴉片為物質生產之大宗，所有稻麻桐漆等項，反視為一種副業之生產，推原其始，固由於前此不良官吏，假禁禁于征之名，行動種種稅之實，其繼也，則由各區團閹，始於種煙之餘，藉以資本取

第五編 鄂西禁烟之成效

鴉片流毒，盡人皆知，自政府禁令頒佈以後，即分「禁種」「禁運」「禁吸」「禁售」四者，因地制宜，次第施行，誠爲吾國挽救危亡復興民族之唯一善政也。

鄂西施鶴八屬，接壤川湘，層巒疊障，距省窅遠，交通阻滯，風氣閉塞，一般人民知識之淺陋，無可諱言。近數十年來，因川省之遍種烟苗，獲利甚厚，于是習染成風，羣起效尤，竟以鴉片爲物質生產之大宗，所有稻麻桐漆等項，反視爲一種副業之生產，推原其始，固由於前此不良官吏，假寓禁于征之名，行勒種征稅之實。其繼也，則由各區團閥，始於種煙之際，藉以貸本取

息；旋于收煙之日，又復派款收捐；其終也，則年復一年，已成慣例。在各縣府與地方團隊，幾視爲唯一之收入；在人民方面，亦認爲有利可圖，既足以活動金融，復可以供其吸食。於是種者既遍，吸者自廣，甚至一家之內，無論男女老幼，莫不以吸煙爲第二生命。以故無形之中，養成一般社會頓呈不生不死麻木不仁之現象。處現代國家，又值茲外侮憑凌之日，而環顧域中，猶復有如許墮落之民族，不自振拔，甘就沉淪，寧不痛心疾首以圖拯救于萬一耶？

源泉 上年奉鄂湘邊區勦匪總司令之命，先後兩度入施，督勦賀匪，沿途經過，考察所及，幾于無地非煙，無人不煙，目擊二

般人民萎靡消沉之狀態，誠不禁喟然心傷，潸然欲泣！竊思有形之匪患易滅，無形之匪患難除。施南各縣人民之對於鴉片，儼同附骨之疽，較之賀夏等股有形之匪，實非旦夕之間所可奏效。如果再事遷就，不予痛加剷除，根本解決，則鄂西民衆將永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其不至亡族滅種，蓋幾希矣！以故于督剿匪共次第肅清之餘，仰承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之禁令，擬具澈底禁絕辦法，一面電呈 南昌委員長行營；一面咨商湖北省政府主席，分別督飭各該地方行政官吏，暨各分防部隊，通力合作，先之以『禁種』繼之以『禁運』，而『禁售』『禁吸』，亦分別同時并舉，以期鴉片之毒，與共匪之患，永不再見于施南各屬。且使種毒之土

地；一變爲積極生產之富源，自殺之民衆；一變爲健康興奮之民族。人人有健全之體質，斯人人有生產之能力，人人有生產之能力，則地無廢土，人無廢才，社會呈安定之象，國家立富庶之基，其民族之復興，與夫進而禦外侮，圖自強，皆可立見諸事實之表現，要不僅復興運動之徒託空言已也。

茲僅就年來已往之事實，與辦理之過程，以及現時所得之效果，未來之計畫，分別簡述於次。

一，禁種。廿二年之秋，國府頒禁種之令，斯時人民狃于積習，鑒於往事，大都視同具文，莫或遵辦，卽一般地方官吏，亦僅虛應故事，張貼佈告而已。甚或出具甘結永不種烟，其實禁

者自禁種者自種；不獨原種之區域及時播種，卽山陬僻壤亦靡不盡量栽植；以致向來產量最富之生漆，桐油，捆蔴，暨黍，稻，山貨，等項，所占有之地畝，竟至不及種苗之半。蓋每畝產烟之生利，比之其他產物，雖有層層捐稅之剝削，而綜計所獲，尙不止于倍蓰。再益以積久玩生，祇知有利之可圖。不知國法之可畏，而執法者又輒爲利慾所誘，勾結團閥，明比爲奸，種烟者，固強之納款，以作爲保障之代價，不種者，反厲行派款，以欺壓愚氓爲能事，是以自人民方面言之，種尙可獲餘利，不種更無以自存，相率效尤，勢所必至。自地方政府言之，團隊之餉項，政費之補助，以及建設教育暨局部臨時剿匪之需要，無一不以烟苗爲

取償之的款。官吏之貪污者視爲利藪，多方矇蔽上級長官，不肯毅然執行禁令，以飽其私囊，卽廉潔自矢者，又往往因人民生計之中斷，地方財力之支絀，一旦決然禁止栽種，則官民交受其困矣。以故明知飲鴆止渴，究難無米爲炊，良非故違禁令，誠奉行有所不忍耳。且也自民十七以還，土匪蜂起，出沒無常。汨賀匪窟入之後，盤据數年之久，更以勒種烟苗爲其搜刮地方之工具。於是蹂躪殆遍，元氣大傷，而烟苗種植之普遍，人民受禍之深切，要以此時爲最著也。緣此種種國家之禁令雖頒，人民之受毒如故，施民何辜，遭此奇厄！源泉親履斯土，洞悉一切。首于到施之日，遍發禁令，未種者不許再種，已種者立即剷除。一面督飭

十區專員暨各縣縣長，親赴各地，澈底查勘。一面令駐防部隊，協助進行。凡人民稍有反抗以及土劣從中把持操縱者，概以嚴刑處置。其地方官吏，奉行不力，或因循懈怠，重則撤職查辦，輕則記過申斥。所有施鶴八縣及九區管轄之秭歸長陽五峯興山宜昌，七區所屬之江公石監松枝宜等縣，完全一律勒限禁絕，并於剷除淨盡之日，由區保甲牌，遞具甘結，連帶負責，各該縣長同時亦具結分呈本部暨各該管專署，於上項切結報到之日，仍由本部會同各專員分途派員前往各縣實地履勘。倘有一株發現，即爲該管縣長區長是問，計自上年十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據各縣先後呈報剷除烟苗畝數，合共不下數百萬畝，就中以巴東建始五峯

鶴峯利川恩施等縣之成績最佳，每縣均在十萬畝以上，多至三十萬畝。其宜恩來鳳咸豐各縣，雖當時賀匪尙有不時竄入邊境之事，而各該縣長與駐軍長官，均一面剿匪，一面督剷烟苗，所到之處，絕無一株存留。本年三月間，視往時烟苗將次成熟之際，本部密派委員多人，分赴各縣詳細查看，一切剷苗地畝，大都改種蔴漆桐黍各項植物，即與四川毗連境界，凡歸本省管轄區域，以及山顛川澤，人迹鮮到之處，迄未發現一苗。斯時湖北省政府於本部派員查看之後，又復委派多員實地覆查，所有報告，均與事實相符，毫無虛偽，足徵各專員縣長及各地駐防長官之奉行禁令，切實認真，使施鶴數十年之鳩毒，滌除淨盡，造福人民，良非

淺鮮。

二，禁運。內地之煙苗，既已剷絕，外來之販運，同時緝拿。緣施南各屬，爲數十年產煙之區，一旦苗盡土絕，又復密邇川湘，其外界之土，幾何不乘此時機，藉爲傾銷場所，以實行其經濟之侵略。故禁種而不禁運，則徒苦內地之人民，既不能收穫植之利益，反須受外來之壓迫，而烟土傾銷，來源未斷，烟苗雖以絕跡，烟土仍復盛行，其何以堅人民禁烟之信仰，而保持國家禁令之尊嚴？是以禁種之餘，卽嚴令各屬對於販運私土，一律嚴拿究辦。一面分令宜昌宜都巴東施南利川五峯鶴峯各地防軍，於往來要隘關津，派隊查緝，無論外來內地之私販，概予拿辦。年

來拿獲私土，不下數百擔之鉅。其最著者厥爲四十八師之一百四十四旅旅長黃新暨新編獨立第三旅旅長蔣作均兩部，所獲爲多，因一駐宜昌，一駐施南耳。他如獨立第卅八旅旅長潘香齋，暨四八師一百四十二旅旅長徐繼武兩部，亦先後據報拿獲不少。此經分案轉送漢口禁煙督察處查收，依法核辦，現在內地之私土，毫無存留，外來之私販，亦皆絕迹，不可謂非最近之成效也。至兩宜以下之沙市荆門當陽公安石首沙洋等處各該防軍之隨時協助中央緝私部隊，緝獲私土，亦所在皆是，斯又本軍駐防茲土應盡之義務耳。

三，禁售。烟苗既禁絕於前，私販復禁運於次，本源既斷

，售者無從，然施屬之毒根，已有數十年之歷史，其本年之苗，固屬剷絕，而各家住戶歷歲積存之土，尙未能一時搜索告罄。是以私售之處，猶復勢所難免。于是分令禁止售買，一經查獲，悉予沒收焚燬。最近蔣旅長作均在施爾縣城會同十區袁專員濟安設立戒烟所，雖屬注重禁吸，同時對於藏土之家，限期報告。一面派員隨時搜查。遇有私藏，概行收燬，其市面向以售烟爲業者，一律封閉，不准售賣，刻下施爾售烟之戶，均已改營正業，此後如查有私行售賣者，按律究辦，毫無通融，現在其他各縣，亦均陸續推行，以期全境無一藏土之家，售烟之戶。蓋人民知所畏懼，其誰能以身試法而不務正業耶？

四，禁吸。種運售吸四者之中，要以禁吸爲最難，不論何人一經吸食有癮，卽成爲日常必須之品，千回百折，寧可捨飯而不食，不可有烟而不吸。蓋烟之流毒太深，決非旦夕所能禁絕。以故吸烟者不乏聰明豪傑之士，往往一經沉淪，竟至莫出自拔，毒物累人，可勝浩歎！誠不若種者運者售者之純粹以營利爲目的之易於着手取締，而無所顧忌也。本軍駐防鄂西以還，卽就沙宜而言，勸令各地人士陸續戒除烟毒者，實繁有徒。此次施南各屬，一經成立戒煙所後，一般吸食之人，自行戒斷，與入所勒令戒絕者，不可勝數。最近蔣旅長作均於施南防地，發明戒煙最有效之藥品，指示烟民，先自服戒，法至簡便，收效極速，且不痛

苦，因之近來如法戒絕者，爲數甚多，但若延不遵行，仍然吃食者，則概行入所勒戒，不許罰款自贖，尤能雷厲風行，莫之敢犯。假令因循敷衍，投鼠忌器，則不獨永無禁絕之一日，而徒然禁種禁運禁售，而不繼之以禁吸，其於國計民生，將見徒滋紛擾，無裨所益矣。

總之種運種吸四者，有互相連帶之關係。其間尤以禁種與禁吸爲根本之要圖，施屬爲產烟之區，已如上述。不絕其根，則年年有種植之可能，既許其種，則所獲之烟，自不能禁其吸食。反之既許其吸，則所種之苗，自無剷除之必要。是以各縣烟苗，在全部剷除之後，非認真禁吸不爲功者此也。吸既禁矣，則運者售

者，將不期其禁而自禁。猶之抵制外貨之輸入，果能提倡國貨，人人不購外貨，則外貨不期其抵制，而自無輸入之可能。大凡運者售者，爲利是圖。今所運所售之貨，無人購買，不僅無利可圖，反形虧折，自無復再願從事之理。以故國家禁煙之令，禁種爲先，禁吸次之，禁運禁售，又其次耳。此次施南八屬之煙禁，略著成效，卽本斯義以行之者。而地方之行政官吏，尤能實心實力，到底不懈，是又吾人之差以奉慰國人，而因以自慰者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0123B

